

南科 新知

SCIENTIA

P14 人物

尘埃中的坚守——专访考古学家唐际根

P26 Mind the Gap

Education is Lifelong and Worldwide

P36 叙专题

舌尖上的思念

P45 方寸之地

蒙克：苦痛之子

20岁：升变

二十而立：走向独立与成熟

青年导演杨洋：我所热爱的生活

电影中的二十岁



出品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新闻社

指导老师 余引 程雯璟

执行主编 梁宇星
执行副主编 田璐

专题总监 董子沛
视觉总监 肖林婷
设计总监 汪轶凡
行政总监 陈子豪

新闻社委会 蓝桥 周心怡 唐婕 张诗婧 肖林婷 杨艺彤 汪轶凡 邱煜
陈子豪 田璐

编委会 陈韦彤 李灵琪 李如璇 梁宇星 梅逸昕 莫潇晗 唐婕 田璐
汪轶凡 王辛元 张诗婧 赵钰荃

封面 汪轶凡

宣传与发售 杨艺彤 郑清华 陈子豪 邱煜 赵言楚

邮箱 vos@sustc.edu.cn

学生新闻社官方微信平台 南科新知



版权声明:《南科新知》刊载的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图表、版面设计),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任何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版权合作:如需使用本刊刊载作品,须与本刊协商合作并事先获得书面许可。收费标准请通过官方微信后台或邮箱进行咨询和协商。

投稿方式:请在邮件主题上注明“年级-姓名-投稿栏目”,并在邮件中附上个人详细的联系方式以方便后期稿费发放。作品一经采用,新闻社将会以邮件的形式通知。



刊首语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句话的哲学意义是说任何事物的出现都不是凭空的,都可以在以前的事物中找到雏形和依据。

在这本杂志里,我们所分享的主题并不新鲜,但却真诚的呈现了我们或幼稚、或偏激、或天真的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阳光透过枝丫变成一个个小星星落在地上,这个世界透过南科人的眼被收集在了这本杂志里。

我始终相信,这本杂志的灵魂在于一位位南科人执着的表达等待着与你的共鸣。

在这一期里,对成熟、独立的思考;对味道的本初记忆的探索;对文学、电影、美术。一切美的事物的分享,在昏黄的夕阳里,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这些现在还稍显寂寞的文字、孤独的发声正等待着与你的相遇。

本期主编 梁宇星

CONTENTS

目录

南科聚焦

- 4 20岁：升变 / 梁宇星
- 6 二十而立：走向独立与成熟
- 8 青年导演杨洋：我所热爱生活 / 梁宇星
- 10 电影中的二十岁 / 莫潇晗

人物

- 14 尘埃中的坚守——专访考古学家、南科大社科中心教授唐际根 / 宁烁
- 19 “卓越科研奖”获得者卢周广：做科研，不能等，没有条件就去创造条件 / 陈韦彤

Mind the Gap

- 22 Groping forward, never give up / Lingqi Li
- 26 "Education is Lifelong and Worldwide" / Matthew Jellick

南科视界

- 28 南科视界 / 学生新闻社

叙专题

- 35 味道
- 36 舌尖上的思念 / 莫潇晗
- 38 湘西年味 / 陈宇轩
- 40 又何怀故居 / 董子沛

浮珠遗梦

- 42 无钢琴，不音乐 / 宫钦乐
- 45 蒙克：苦痛之子 / 宋舒乐

福利时间

- 48 丹道修仙 / 张佳晨 董子沛 张展

方寸之地

- 51 《失明症漫记》有感 / 曾宏毅
- 53 《Logan》——一代X战警的终结 / 邵映溪
- 58 南科的夜 / 李文玉
- 60 再见，Appleton / 陆心童

湖畔夜思

- 62 坐井观天 / 雨山

漫画

- 64 漫画两则 / 程蕴玉



P45

蒙克：苦痛之子·【浮珠遗梦】

蒙克，他自认为是苦痛之子，从未聆听过欢乐的福音。他来临这个世界，本是个黑暗的天使，要告诉世人什么是恐惧，什么是忧愁。但他已然冲破天际的茫茫黑暗，让天堂的圣光，洒落在每一个爱他的人的心上。他被赋予了感受恐惧的独特天赋，但这种天赋给我们带来的，则是发自内心的共鸣和感动。



P51

《失明症漫记》有感·【方寸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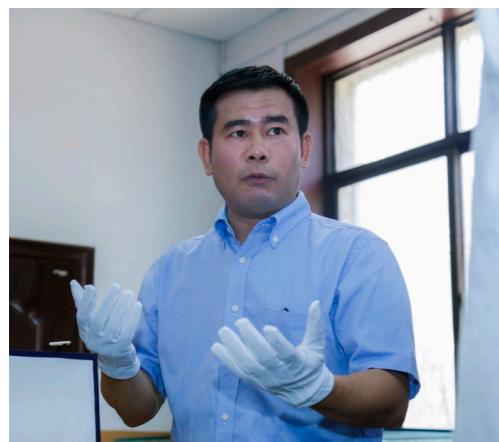
当所有人都恢复了视力，全城欢庆之时医生对他的妻子说：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

○央视著名记者董倩给学生新闻社的祝福

致学生新闻社的同学，
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仅科学是这样，
新闻更是如此。

董倩

2017.12.15



P12

随着中央电视台黄金档节目《国家宝藏》的播出，社会上掀起了新一阵考古热。我校社科中心的唐际根教授在节目中参与了对妇好鸮尊前世今生的解说。镜头背后，唐教授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20岁：升变

小学、初中、中考、高考，在走完这些必选题之后，剩下的是人生的大题和无穷多的选项。

我们不太能在生活里见到这个词语。升变是国际象棋里的一个特殊规则，指“兵”在到达最底一横行后必须变为“后”、“车”、“马”、“象”中的一种。

“兵”变为“后”的升变过程又被称为“变后”。由于“后”是各子之中威力最强的，当这场战役局限在小小的棋盘里，大部分升变皆是由“兵”升变为“后”。

可当我们自己走在人生的局里，结论就不再那么理所当然。

人们通常将18岁认作成人的标志，因为18岁是刑法判罚的分界线，是身体机能发育较完全的节点，是高中毕业走入大学的转变，也是向无条件对父母依赖的告别。可要是放在神经科学的角度，人到30岁时大脑的发育过程仍然没有结束，只是放缓了一些。当你在12岁发现原来大人也不一定就是对，这是儿童的成长；18岁学会了自食其力，这是年轻人的成长；30岁与自己和解，觉得人生才刚刚开始，这是迟到的如获新生般的成长。

18岁的我们，走到了允许幼稚的最后一横行。

我们遇到的现实总是，匆匆成年并不如想象中的光鲜，撞了个满怀的是沉甸甸的责任与负累。首要责任便是跌跌撞撞地学会独立，对自己负责并不简单。古有许灵公军前被强冠，即便是天子，只有“成年加冠”后，才独立担负起参与政事

的责任，成人意味着在社会中的“再生”。

责任的范围不再只是“打破别人的杯子要补偿”，而扩展到了家庭、职业与公民责任。突如其来的负担难免让人紧张，当你“不再是个孩子”，不再有人为你辩护、帮你做决定。成人意味着社会身份的快速转变，我们同时背负着越来越多的标签，每一个下面都写满密密麻麻的待办事项。

年纪的增长和责任的累积在推着我们向前，“升”是我们必须被动承受的。而“变”的砝码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远不是“后”、“车”、“马”、“象”这么简单——我们正式向这个世界伸出我们的触角，小心翼翼地试探，却完全无法确定会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小学、初中、中考、高考，在走完这些必选题之后，剩下的是人生的大题和无穷多的选项。

好在我们不怕失败，因为明白最适合自己的热爱总在尝试后出现；好在没停下脚步，因为时间虽易逝，但总是快于心衰老的速度。即使成长的速度不同，生活落在每个人身上的重量，并没有太多差别。

我不知道自己的升变会走向何方，但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在二十岁左右的年纪，让我们去拥抱崭新的自己。

二十而立： 走向独立与成熟

二十多岁，总被人说是最美好的年纪。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无数的“过来人”用缅怀的口气为我们描述一个个被时间美化过的故事。可是走出虚构和想象，我们的二十岁，甘苦自知——“焦虑”，好像才是最难以绕过的话题。

——在得过且过的专业课程里，间歇性地想要努力，又持续性地被迷茫和惰性打败。不愿坚持，又恐惧改变。

第三个闹钟响起的时候，董舒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和以往的每一天一样，吃早饭的时间已经被压缩到了梦中，他以最快的速度洗漱完，骑自行车，在上课铃响之前成功在教室的后排安顿下来。

八点，老师准时开始讲课，董舒翻了几页书，在上课还不到十分钟的时候掏出了手机。想着“看一眼我就放下”，他一目十行地阅读着一条又一条三分钟可以读完的热门消息和速食鸡汤。一节课很快过去，董舒知道自己又一无所得，可他看起来仍然忙碌紧凑。

电气工程这个专业是董舒自己选的，但他也说不清当初是因为什么做出这个选择，可能是父母亲戚的热情推荐，又或者是哪个排行榜上的就业率和平均薪资统计。总之，对于这些课程，这个专业，他没有多少兴趣，更谈不上热爱。

董舒其实没怎么逃过课，即使晚上打游戏打到两三点第二天还是会准点出现在教室里。虽然去上课了也不会听讲，但坐在教室里会让他少一点负罪感。上课，吃饭，打游戏，在社团活动中划水，赶不完作业的时候在QQ列表寻找上同一门课的小伙伴。眼看着考试周逼近，董舒会感到慌张，他把教材庄重地翻开，下载好每一讲的ppt、习题、答案，然后坐在桌前继续焦虑地玩着手机。

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想起隔壁寝室发奋努力的同学，想起一个一个从身边溜走的机会，想到未来。拆开了白天喧闹人群中的美好骗局，没有办法自欺欺人的时候，恐慌令他辗转反侧。他感受到自己肾上腺素的分泌，觉得有了做点什么的必要。但当太阳升起，一切又好像没有发生过。

有人说，大学的四年像是大浪淘沙。当周围的同龄人在与时间赛跑，用所有的精力充实自己，享受自己的青春的时候，

董舒逐渐感到了沦为平庸的无力感，而他似乎无力改变这种现状。

二十多年前，王小波这样写——“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再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看到这句话的董舒认真地琢磨了一会儿，二十岁的我呢，怎么连奢望也没有。明明有着大把的时间、精力，却找不到未来的方向，突然脱离了家长的控制，生活就在这样的得过且过中慢慢地磨没了。

人生的前20年，除了小学的语文老师，再也没有人把话筒递到他嘴边，逼他想一想，“未来你想要做什么？”于是在海水分流的前段，没有练习，没有经验，只靠脆弱的一点思考，我们做了人生的第一个选择——大学。然后在得过且过的专业课程里，间歇性地想要努力，又持续性地被迷茫和惰性打败。不愿坚持，又恐惧改变。沙一样溜走的不仅是时间，还有激情和自控力。于是我们焦虑，喝下大碗鸡汤，企图在知乎大V和微信公众号里找到人生方向。

时光会善待少年人，给他们撞南墙的砝码，给他们不断尝试的机会，给他们踌躇不前的时间，可要是画个圈把自己束缚住，人生的可能性也就永远停在了原地，日子也会加速溜走。与其在浑浑噩噩不明不白里丢掉自己的青春，不如去拥抱未知，即使迎接我们的是失败与泪水，也会让生活充盈起来。

——剪辑、摄影、导演，想学的太多，千头万绪无从下手，而事实又是她被困在一个个短片作业和一篇篇论文中忙乱地顾不上自己最初的梦想。

“怎么每天遇到这么多奇葩！”张梓慧第无数次在和闺蜜的微信群里抱怨。

张梓慧是抱着对电影真挚的热爱来到电影学院的，可梦想与现实之间，隔得太远。“制片这专业就是除了艺术创作什么都干。”说这句话的时候张梓慧笑得很无奈。联系演员，写预算，租器材，买盒饭，拍摄误时的时候和着急下班的摄像死皮赖脸地讲价。她在摄制组里耗着，看见一个个太阳升起。

在被毫无理由地指着鼻子痛骂的时候她跑开了，一个人蹲在无人的街角痛哭。她不明白二十岁的自己为什么这样退缩忍耐，“当时我就应该一巴掌扇过去”。

她更不明白这些牺牲的意义。看起来，一切都耗在了跟梦想并不那么相关的地方。

选择了这个专业迫使张梓慧比学校里的同龄人更早地一只脚迈入了社会。成年人世界里的伪善、冷漠让她一时之间难以适应。毕竟在一年前，她还乖乖地坐在高中校园里重复着三点一线的生活。

“我继续在这个行业里待个十几年，或许可以当上制片主任，能过个不错的生活，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说到底还是一个打杂的。”

她很羡慕美国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与制片人中心制的商业模式，幻想着有一天能拍出属于自己的故事，像《无法触碰》那样温暖又震撼人心的片子。“在这个专业学习四年，我除了会对这个行业的现状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之外，学到的东西跟我想要的完全不一样。”在二十岁这年，就像是曾经想考入电影学院那样，张梓慧迫切地想出国读研，去全球电影

产业最发达的地方看看。

“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张梓慧就是这样，她早早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一步一步的努力着，甚至已经走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近处。但是越接近，她就越怀疑，她身边是一个大型风暴区，而自己却没有参局的能力。剪辑、摄影、导演，想学的太多，千头万绪无从下手，而事实又是她被困在一个个短片作业和一篇篇论文中忙乱地顾不上自己最初的梦想。

张梓慧看起来大概是那种人们刻板印象里的艺术生，漂亮、高挑。但外人的夸奖不能抵消她心里的自卑。本身她对自己的长相就极其挑剔，到了大学，周围人对于外貌的越来越重视加深了她的焦虑和不自信，终于在一个假期去动了自己的鼻子。

《十三邀》最火的时候，张梓慧也看了许知远和李诞的访谈。下面有这样一句评论，“许知远四十多了，但他还年轻；李诞只有二十八岁，但他已经老了”。李诞的“老”也许是因为早年的经历，跟许志远对比起来少了某种固执、较真儿、旺盛的好奇心。张梓慧觉得自己的“老”来源于想要的太多而能做的太少。

一方面她觉得自己好像看透了人生，能真正抓在手里的东西少之又少，而另一方面她清楚这种看透苍白可笑，极大程度上是没被铁锤锤过的“强说愁”，十年后的自己说不定会用“中二”来概括这个阶段。”

——对我来说，进入社会大学里去独立生存，体验人间冷暖，了解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比我迷茫地走完四年有意义得多。

休学创业三年之后，曾可又一次踏进了大学的课堂。

教学楼、实验室、讲台、课桌，一切都熟悉却又疏离。即使在这三年里，专注于打造高校互联网餐厅的曾可从未脱离过校园，但再一次坐在教室里听着教授讲C++，曾可的心情还是颇为微妙。

五年之前，还在读大二的曾可看到了移动餐饮的广阔前景，在家人的支持下，当机立断，休学创业。这在他周围的很多人看来，都是个疯狂的行为，“本来还有两位同级生和我一起，可他们家人都不支持，把他们劝回去了。”曾可的爸爸也希望他能够完成学业，出国留学，有了更高的起点再创业，但最终还是在他的坚持下同意了，“你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尊重你的决定。”

二十岁的曾可有敏锐的眼光，一往无前的勇气，可除此以外又一无所有。即使是有父母的支持，创业对一个二十岁的在校生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历了因长相稚嫩而不被信任、考察市场途中发生的车祸、二十万元的欠债、投资人的施压，现在坐在沙发上接受采访的曾可，少年人的局促、羞涩在他身上褪去已久，取而代之的是沉稳和从容。“历练多了心里更有底气，说话办事可以更加有理有据有节。”

三年的时间，曾可创办的公司在广东省服务于4个城市10所高校10万大学生，员工近百人，月售近百万元。这样的成绩没有达到他当年的壮志，但他赚到了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桶金，收获了一份自己的事业，见证了不断成长的自己。

“如果当初选择像大多数人那样按部就班地在学校读书，我会很迷茫。对我来说，进入社会大学里去独立生存，体验人间冷暖，了解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这比我迷茫地走完四年有意义得多。”

曾可从不掩饰自己的野心，即使创业经历让他看上去没有二十岁的生猛，你还是能轻易的从他的话语中读到他不安分的、跃跃欲试的灵魂。

“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读完剩下的大学，如果未来又出现了一个让我很感兴趣的方向，我还是会如当初那样，放下学业，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与人们猜想的不同，

曾可返回校园从来都不是为了完成学业，而是随着公司发展趋于稳定，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性。他隐约感到如果不重新回到校园里，给自己一个重新启航的机会，他就会被局限在二十岁那年做出的成就里。无论如何，大学对于青年人来说都是安静的汲取知识、与学术大家交流的最好的地方。

在知乎上他给自己的标签是“自由主义者”。在二十出头的年纪，曾可好像已经走在时间的前面，能有机会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命运，游刃有余地行走在自己坚定的道路上。

因为了解自己最想要的东西，所以能够果断地做出选择，不惧怕改变，不惧怕走一条少有人烟的路。又因为是自己最想要的，所以懂得坚持，在挫折面前咬紧牙关。也不会去跟别人攀比，担心自己的路不是“最好”的一条，从而盲目地跟从大流。曾可的每一步都稳扎稳打，或许只是来源于他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心在前行。

* * *

20岁是什么呢，像是翡翠原石擦出的一抹绿，在阳光下耀眼，可又心惊胆战地承担着里头空无一物的风险。我们手持大把的希望和可能性，富甲一方。又因满满的不确定性惶恐着，担心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去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然后去努力，把所有的希望和可能性都兑换成实物。如果迟迟不肯动身寻找，那么焦虑是必然的。即使在二十岁，又有谁敢夸口自己富有时光呢？

我们在焦虑些什么呢？找不到目标会焦虑，完不成计划也会焦虑，处理不好人际关系、赶不完的due都会焦虑。处在二十岁这个节点上，法律意义上的成熟掩盖不了心理的幼稚，焦虑成了不那么稀奇的事情。

承认这种焦虑并且去接受他成了我们成长的第一步。而想真正得到安稳、踏实，把命运抓在自己的手中，要问问自己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或者是在不断的寻找中去发现自己想要的。

焦虑不能成为我们停滞不前的理由。在对待焦虑这件事上，“想得太多，做得太少”是常态。犹豫不决，思前想后，远不如在忙碌中学会与焦虑共处。

青年导演杨洋： 我所热爱的生活

也许是因为在很早的时候杨洋就想清楚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即使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自己的努力还不一定能得到回报，跟他聊天的时候却几乎感觉不到焦虑和浮躁，取而代之的，是他坚信自己走在正确道路上的安定、踏实，和对每一次新的尝试的期待与热情。

“兰州有三宝——吉祥葫芦，牛肉面，羊皮筏子赛军舰。”

杨洋，这位二十六岁的青年导演在聊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时候尤其兴奋，眼神坚定，语速加快，说的斩钉截铁。消解了几分第一印象里的腴腆与书生气。

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研究生毕业不到半年的杨洋，带着自己拍摄的纪录短片《司公》参加了第八届中国国际新媒体短片节在南科大举办的高校日活动。

《司公》以甘肃临洮县的司公张克明为主人公，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傩舞在当地的生存现状。

最开始杨洋是被一组张克明扎签的视频素材吸引了。司公在祭祀时要把铁做的签透过口腔扎串自己的脸颊，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让杨洋觉得非常有意思。

傩舞在外人的眼里带着祭祀的诡秘色彩，同时也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封建迷信。但在杨洋看来，即便当地人并不清楚傩有什么作用，但红白喜事甚至是子女升学都要请张克明去跳一跳傩舞，这种文化需求已经融进了临洮的血脉里。片中的主人公说，中国人跳的是男耕女织、四世同堂、家国一体，拜的是祖宗、道德、纲常、伦理。拍摄这部片子的大半年，也是杨洋逐渐理解张克明，理解汉傩文化的过程。

出生在甘肃兰州的杨洋对大西北有着厚重的情结，兰州三宝已经被他拍了个遍。

最早的时候是在大一，在南京艺术学院念影视编导的

杨洋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短片《金城筏客》。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已经用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渡了几代人，而今天，羊皮筏子已不再具有使用价值，成为了新型旅游项目。“他在跟我讲述这些的时候是带着失落感的，同样是做水路生意，他的儿子在开快艇。”时代变迁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发展得快，与现实的格格不入导致的“冲撞感”成为了老人失落的源头。

我问他为什么总是选择这样的题材。

“因为这也是我自己的感觉。”

2009年，杨洋成为了南京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这一届唯一一名甘肃籍学生。刚开学自我介绍的时候，杨洋说“我来自丝路古道兰州。”底下掌声一片。同学们问他，你们那儿都是沙漠吗，你们是不是每天骑骆驼上学。这无非是些善意的玩笑话，但气候、文化的差异，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不是一两句玩笑能够带过的。玩笑开的多了，微妙的心理落差就悄悄地滋生了。“我只是人口流动、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很弱小的个体。这种‘冲撞感’在我的脑海里形成了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从那时候开始有了创作的冲动和欲望。”

大一暑假，为了完成作业的杨洋在甘肃到处晃悠，机缘巧合地碰到了划着羊皮筏子的那位老人。“一开始我们就只是聊天，听师傅讲他的故事，聊着聊着我就说‘师傅我拍你吧’。”就这样，拿着小DV，专业知识还没学到多少的杨洋开始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没想到越拍越有意思，成片出来之后还在一个比赛里拿了奖。”

获奖，还在南艺的礼堂播放，这对杨洋来说完全是意

外之喜。他最初只是想把自己的家乡拍出来，告诉大家，原来自己的家乡是这样的，这里也山清水秀，有黄河孕育出的古老文明。

“在大学里的创作是最纯粹的，一定是有表达欲、有冲动我才会去拍。但进了社会，大部分其实是在给投资人干活儿，有它必要的规定动作。”

这么多年过去了，再看《金城筏客》其实是一部很稚嫩的作品，但这是杨洋最初心最真诚的表达。也是有了这部片子，杨洋才开始对人类学、对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纪实类影片感兴趣。

“我父亲是画画的。”耳濡目染下，喜欢绘画、喜欢艺术对于小时候的杨洋来说是个很自然的事情。懵懂的他从没想过以后会从事什么职业，只是喜欢背着画夹在兰州周边到处转悠写生，喜欢用画笔画出他眼里或梦里的世界。

上高中的时候，杨洋的哥哥送了他一个DV。他用这部DV记录了小侄女出生的全过程。他忽然意识到影像是更有质感的一种纪录、表达方式，在艺考时便果断地报名了影视制作方向。

导演这份职业其实挺特别，一个职业导演是没有固定工资的。找合作者、找投资项目是每一个青年导演的必修课。而近几年娱乐产业的发展、资本的运作又引来一波局外人搅局。成为一个独立导演并且生存下去本身就是件艰难的事儿。

“一定是真的喜欢，呆在这里才有意义。我肯定希望越自由越好，但这样就没有生活来源了。”

对于自己的未来，杨洋没有想太多。他只想踏踏实实的把握住眼下的每一个机会。近期，杨洋要筹备一部和视频网站合作的商业故事长篇，这是他第一次做这么大体量的纯娱乐性商业影片。“既然要做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我是有电影追求的。”

也许是因为在很早的时候杨洋就想清楚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即使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即使自己的努力还不一定能得到回报，跟他聊天的时候却几乎感觉不到焦虑和浮躁，取而代之的，是他坚信自己走在正确道路上的安定、踏实，和对每一次新的尝试的期待与热情。

从十六岁第一次拿到DV到现在的十年，内心旺盛的表达欲，对电影的热爱，推着他向前走，一点一点，磕磕绊绊，但从不迷茫，从不回头。

我和他分别的时候，他说起这趟来深圳的旅程。“前两天我们在酒楼吃早茶，坐我们隔壁的一对老夫妻年纪大了，坐在那儿也没服务员理他们，我帮他们把人叫过来了。跟他们聊天才知道老人家已经八十七岁了，他们是第一次来深圳旅游，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从来没有吃过早茶。这个一下子就触动我了，我回宾馆马上写了个短片。这短片名字就叫《餐包》。”



WINNER GRAND JURY PRIZE AUDIENCE AWARD SUNDANCE 2014

电影里的二十岁

好几年前，我把《那些年》《初恋这件小事》等等几部堪称经典的青春片，刷过好几遍。那个时候的“青春片”还没有这么火爆，如《后来的我们》这样的，上映不足一月便拿下13亿票房的现象，实属罕见。而近年来，人们却热衷起谈“青春”，其中因素众多，但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所正处在的二十岁左右的年纪，在人们的眼中无比美好。正是因为那种美好太让人怀念，我们才会在荧幕上看到如此之多的青春电影。而在那些斑驳多姿的角色中，你有没有看到自己二十岁时候的模样呢？
-Wesley Morris, GRANTLAND

"A WORK OF BRAVURA FILMMAKING. ANCHORED BY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S FROM MILES TELLER AND J.K. SIMMONS... SIMMONS ABSOLUTELY DOMINATES EVERY FRAME OF THE PICTURE."
-Matt Goldberg, COLLIDER

"AN EXTRAORDINARY FILM."
-Joe Neumaier, DAILY NEWS

"'WHIPLASH' WILL HAVE AUDIENCES CHEERING AND BEGGING FOR AN ENCORE."
-Travis Hopson, EXAMINER.COM

"IN ITS FEVERISH TEMPO, 'WHIPLASH' MOVES LIKE A THRILLER - AS METICULOUSLY PRECISE, AND AS THRILLINGLY VOLATILE, AS THE MUSIC IT CELEBRATES."
A S T O U N D I N G !
-A.A. Dowd, ONION AV CLUB

"'WHIPLASH' CAREENS INTO THE UNEXPECTED BEFORE COMING TO A JAW-DROPPING CLOSE."
-Chris Martins, SPIN

"PROVOCATIVE AND EMOTIONALLY INTENSE. A MUSCULAR AND ACCOMPLISHED WORK OF KINETIC CINEMA BUILT AROUND TWO TREMENDOUS ACTING PERFORMANCES."
-Andrew O'Hehir, SALON

"ELECTRIFYING!"

"MILES TELLER'S PERFORMANCE IS A TRUE DISCOVERY WITH ALL THE GIFTS AND INSTINCTS OF A BORN FILMMAKER."

"BOTH INTENSE AND CHALLENGING"



WINNER GRAND JURY PRIZE AUDIENCE AWARD SUNDANCE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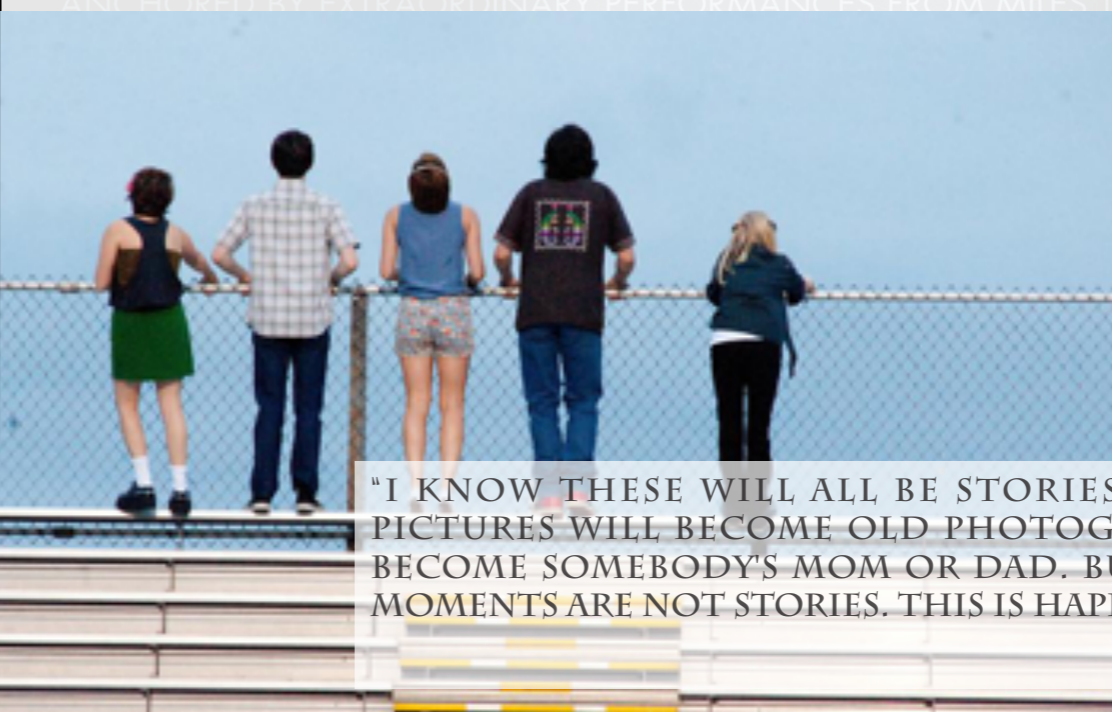
壁花少年

The Perks of Being a Wallflower (2012)

主演: Lorgan Lerman/ Emma Watson/ Ezra Miller

豆瓣评分: 7.9

关键词: 内向 / 情感 / 困惑 / 生命价值



"I KNOW THESE WILL ALL BE STORIES SOMEDAY, AND OUR PICTURES WILL BECOME OLD PHOTOGRAPHS, AND WE'LL ALL BECOME SOMEBODY'S MOM OR DAD. BUT RIGHT NOW, THESE MOMENTS ARE NOT STORIES. THIS IS HAPPENING. I AM HERE."
—CHARLIE

"'WHIPLASH' CAREENS INTO THE UNEXPECTED BEFORE COMING TO A JAW-DROPPING CLOSE."
-Chris Martins, SPIN

"PROVOCATIVE AND EMOTIONALLY INTENSE. A MUSCULAR AND ACCOMPLISHED WORK OF KINETIC CINEMA BUILT AROUND TWO TREMENDOUS ACTING PERFORMANCES."
-Andrew O'Hehir, SALON

"ELECTRIFYING!"

"MILES TELLER'S PERFORMANCE IS A TRUE DISCOVERY WITH ALL THE GIFTS AND INSTINCTS OF A BORN FILMMAKER."

"BOTH INTENSE AND CHALLENGING"

壁花，又名“桂竹香”，生命力顽强，却只怯怯地生长在旧墙壁和岩石上。而壁花少年，指的就是男主角 Charlie (Lorgan Lerman 饰)。本性就内敛的他，经历过婶婶离世、挚友自杀等一系列事件后，变得愈发的内向——看到热闹的人群会手足无措、不知所云。像是壁花，在阴暗扭曲中生长，直到遇见了 Sam (Emma Watson 饰) 和她的表哥 Patrick (Ezra Miller 饰)，壁花开始学着走出阴影、寻找阳光。

名为“壁花少年”，看似是一个人的主线，但其实是关于三个年轻人的故事。他们在相似的年岁里，经历着是不同的成长。抛开角色的光环和剧情的设计，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很平凡的人设：忧郁青年在朋友的引导、陪伴下尝试着活出自我；表面成熟、精致的叛逆少女，其实有着许多心事；还有无所畏惧的问题少年在众人异样的眼光下坚持本心。成长的路颇为艰辛，朋友会离开，事情会改变，而生活从不停止前进。

爆裂鼓手

Whiplash (2015)

主演: Mills Teller/ J.K. Simmons

豆瓣评分: 8.6

关键词: 热忱 / 梦想 / 坚持 / 完美 / 反励志



"THERE ARE NO WORDS IN ENGLISH LANGUAGE MORE HARMFUL THAN GOOD JOB."

极致是天才的，也可能是病态的。19岁的 Andrew Neiman，梦想成为顶级的爵士乐鼓手，在被魔鬼导师 Terrence Fletcher 收入乐队后，他虽然无尽地练习，但仍然经历了无尽的责骂、侮辱甚至殴打，这是 Fletcher 所信奉的提升乐队演奏品质的方式。但是，对于乐队核心鼓手位置的渴望，和 Neiman 自身对于完美的追求，驱使着他豁出生命地去练习，以至于在这样的高压方式下扭曲了自己的人格和个性。

这部电影，是一个兼具天赋和努力的天纵之才的成长经历，而更深层次上，它揭露的是传统励志故事背后的残忍真相。完美与幸福是否不共存？努力是否有界？这些争议引发了无数思考，但无论哪一种思考，前提都是你已经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没有炽热的热爱，就不会有无奈、沮丧和绝望。

二十岁的 Andrew 可以为了梦想不顾一切——“伟大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有。”

二十岁的 Andrew 可以口出狂言——“我宁可为了音乐家破人亡，34岁就死掉但被人铭记，也不愿家财万贯一生平安却不为人所知。”那么二十岁的你呢，已经在路上了吗？

我的少女时代

Our Time (2015)

主演: 宋芸桦 / 王大陆

豆瓣评分: 7.9

关键词: 迷茫 / 改变 / 爱情 / 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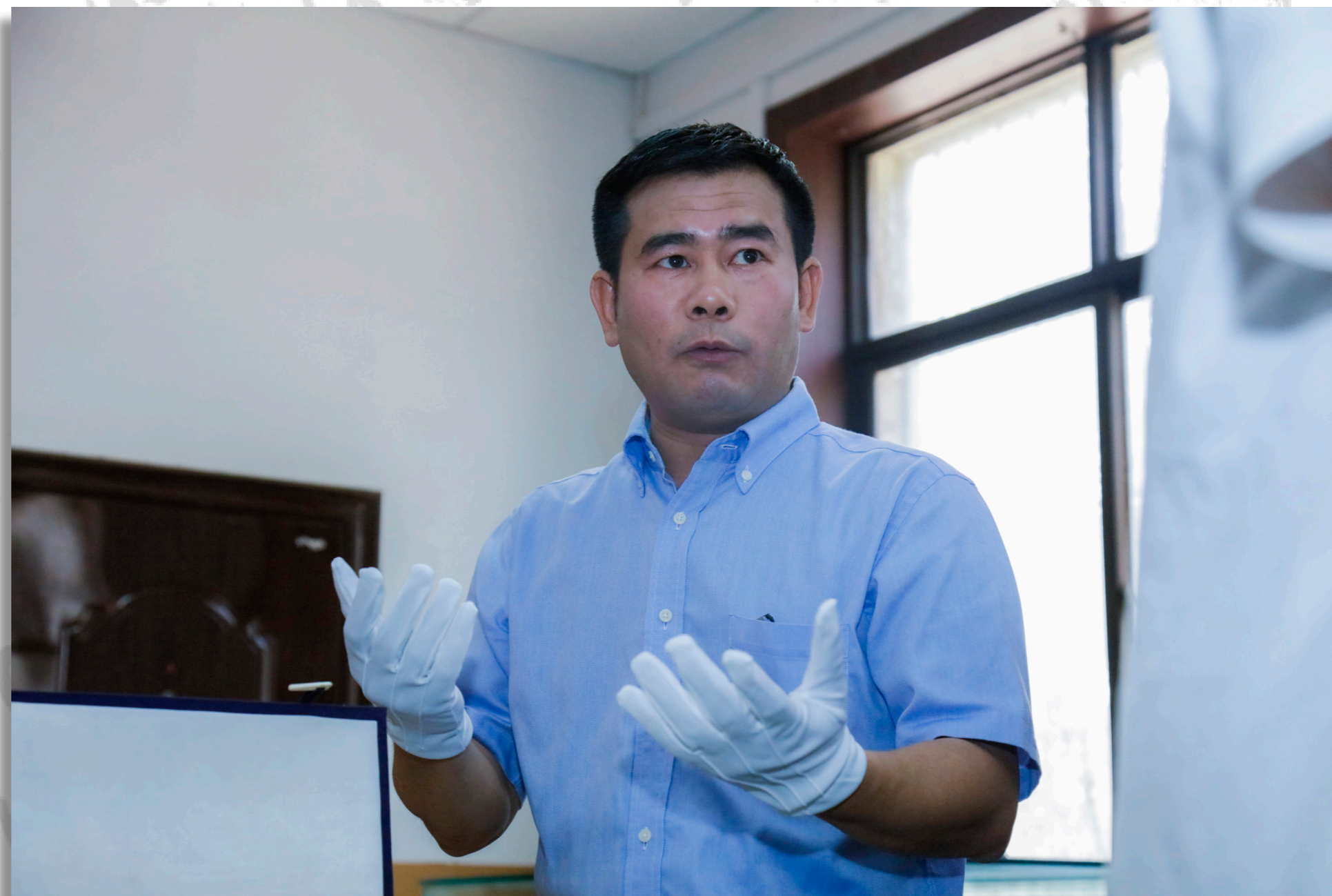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原来长大以后，你可能只会做一份不怎么样的工作，谈一场不怎么样的感情，将就着过一段不怎么样的生活。”

所有的过往，都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石。不良少年徐太宇，因为那个样貌不太出众的女生，变成了后来的徐太宇；平凡暗淡的林真心，因为一直默默守护她的那个男生，变成了后来的林真心。而我们每个人，也都一定会因为曾经在生命中出现过的甲乙丙或丁，成为了现在的我们。

你说二十岁有多了不起？不，那只是我的少女时代。没有多了不起，不过，也没什么比的过它。

我们喜欢看电影，因为说不准那部电影说的就是你自己。荧幕上的每一帧画面都来源于生活，可是，它们又有些不一样——电影里的情节跌宕起伏，而真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故事却平淡得让人轻易遗忘，但是情绪总是相通的。电影里那些二十多岁的人，有人风生水起，有人默默无闻；有人满腔热血朝着梦想夜以继日地奋斗，有人始终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如何是好。这点，倒是和真实世界尤为相似。想来若是没有电影，我们也不会知道原来世界这么大、故事这么多，原来二十岁的活法可以如此不同。

“电影里有什么？
有别人的故事，
和我们那些——
永远闪亮的梦想。
我觉得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尘埃中的坚守

——专访考古学家、南科大社科中心唐际根教授

随着中央电视台黄金档节目《国家宝藏》的播出，社会上掀起了新一阵考古热。我校社科中心的唐际根教授在节目中参与了对妇好鸮尊前世今生的解说。镜头背后，唐教授几十年的考古生涯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偶然入行

“小时候，我舅舅喜欢收集古钱币，有着上一代人的发财梦。由于缺乏文物常识，最终赔了很多钱。我高考的时候，舅舅把我叫过去，严肃地说：以后学考古吧，帮我把这钱赚回来。”

祖籍湖南醴陵的唐际根，由于当年曾祖父追随革命参加秋收起义，后来全家成了江西人。出生于江西萍乡的唐际根，少年时期是不折不扣的学霸。1982年高考时，唐际根进入全省的前十名，考入北大考古系，按照舅舅的“嘱托”，真正和考古结缘。

然而后来的发展却完全脱离了舅舅安排的人生轨迹。唐际根发现考古完全与“挣钱”无关，而是一门研究人类过往知识的学问。不过他发现考古很有趣，于是一头扎了进去。

唐际根谈及本科阶段的学习生活时，回忆说，最令人难忘的是田野实习。北大考古系的本科实习分两个阶段：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两次实习，将他引入了“田野考古”的大门，最终使他成为在田野考古方面卓有建树的考古学家。第一次实习是在山西曲沃县，发掘的是西周时期的“晋国”墓地。这次实习，使他掌握了基本的田野操作知识。第二次实习则与广东有关。1985年，他与几位同学来到广东省南海县，与广东省博物馆的同行一起发掘南海鱿鱼岗遗址。他在这次实习的基础上，写出了他的毕业论文，实际上这也是他的首篇学术论文。“我

其实特别感谢严文明老师，当时他给了我毕业论文92分，算是非常高的评价了，这很大程度上鼓励了我在考古这条路上坚持下去”，唐际根说道。

田野里的学术

北大毕业后，唐际根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了郑振香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从事商代考古方面的研究，从此和殷墟结上了缘。

安阳殷墟是商王朝后期都邑，是著名的甲骨文发现地。

虽说《史记》等史书对商王朝已经有些记载，但信息量很少，大都是关于王位传承，王都迁徙方面的叙述。尽管甲骨文发现后，对商王朝的史料有所补充，但对整个商王朝研究而言，资料远远不够。

“对于有550多年历史的商王朝，仅靠《史记·殷本纪》中的3600余字怎么能说得清楚？好在甲骨文补充了重要史料。然而要科学描述商王朝，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科学认知、宗教信仰和艺术成就，还必须到田野中发掘出更多遗迹和遗物，并对这些遗迹、遗物作出科学解释”。从此，去安阳发掘，成了唐际根的心愿。

1980年代，考古学界对商王朝的描述，大体是将安阳殷墟视同商王朝的晚期，而将郑州商城（现郑州市区内）视为商王



唐际根与郑振香教授、Rip Rapp教授在一起研究考古标本▲



◀发现浍北商城前夕，唐际根与荆志淳以及Rip Rapp教授在野外

朝早期。读硕士研究生时，郑振香给他布置的论文题目是：研究安阳殷墟与郑州商城的关系。

随着研究的展开，唐际根发现一个大问题：安阳殷墟与郑州商城之间并不是直接衔接的，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文化差距。在唐际根看来，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晚商”，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之间，还存在一段学术界没有重视的“中商”时期。

唐际根在他的硕士论文中，明确地提出了安阳殷墟与郑州商城之间的“时间缺环”问题，并且敏锐地预言：这一时间缺环内的商王朝遗存，很可能在“豫北冀南地区”找到。

1993年，唐际根将他在硕士论文中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正式在《考古》杂志发表。

“我的观点最初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唐际根说道。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唐际根参加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合作研究：寻找商族人的起源。然而他心里始终放不下他的“中商”缺环，一直想着继续去证明商代中期的存在。1996年，唐际根回到安阳，和好友荆志淳开始在“豫北冀南地区”

做野外探索。功夫不负有心人。1997年，唐际根和他的团队如在浍河岸边发现一座占地面积4.7平方公里的商代古城。这座城的年代，正是唐际根当年豫言的商王朝中期。

这一重大发现，完全支持了唐际根当年建立的“中商”理论。随后的数年中，他趁热打铁，一面发掘这座古城，一面以第一手资料，连续写出多篇论文对商中期进行描述。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商中期的存在终于被学术界肯定。

“有人问我这一生写得最成功的论文是哪篇。我说不是一篇，而是一组，即我在证明“中商”历史的十篇论文。”唐际根自豪地说道。

从遗址到校园

怀着丰厚的田野工作积累，唐际根来到深圳，担任南方科技大学社科中心的讲座教授。

“做了这么多年的田野工作，现在我想找一个地方安静待下来，消化整理手中积攒的野外考察资料。学术界也希望我把

人物

关于殷墟的研究系统写出来，所以我想在南科大完成一部专著。书名是我当年的老师起的，叫《论殷墟》。”

唐际根说，到南科大之后，他一面继续商王的研究，但另一方面还会拓展新的领域。他准备将更多精力放在文物保护方面。

“南科大的学科配置很好，实验设备也很好。非常有利于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我准备在文物保护方面拓展两项工作：一是思考文物保护的理念、二是瞄准社会需求迫切的，科研难度大的前沿问题组织科研攻关”。

他说到的社会需求迫切的课题，包括一项被称为“青铜器粉状锈防治”的课题。

唐际根讲到，粉状锈是一种常见青铜病。患粉状锈的青铜器，将面临全器粉化、最终完全消失的命运。因此粉状锈被称为青铜器的“癌症”。长期以来，学术界为了粉状锈的防治做了很多研究，终未能真正突破。唐际根希望借助南科大的条件，

研究如何防治这种“癌症”的方法，解决学术界多年困扰。

唐际根同样对深圳的文物古迹有兴趣。南科大校园内的屋背岭遗址正好属于商代时期。随着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实施，他设想应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完成一份“粤港澳大湾区文化遗产地图”，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作出贡献。

唐际根说：“南科大现在没有开设考古专业，希望能有机会在南科大带博士生，有更多的人为文化遗产事业出力。我期待南科大热爱文化，对历史有兴趣的学生自行组织兴趣小组或团体，对文化遗产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展开调研。例如，“秦始皇陵究竟该不该挖”？文物在民间和官方收藏单位之间如何流通？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具有社会意义。了解全社会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有助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提升”。📌

文字：学生新闻社 宁烁



做科研，不能等，
没有条件就去创造条件

——访材料系卢周广教授

材料系卢周广教授被学生称为“工作狂”，他是南科大第一个成功获批国家发明专利的教授，他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和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等权威刊物发表 SCI 论文 60 多篇，引用 2000 多次，h 高频影响因子 32……去年，他还荣获南科大“2017 年度卓越科研奖”。

见到卢周广时，他穿着西装，刚从答辩会场赶回，急匆匆地走进办公室，让记者顿觉其干练利落；尽管身上的西装很正式，他却笑得很随和，让记者不知不觉中又生出几分亲近。当记者说明来意时，卢老师那充满着笑意的眼睛瞬间迸发出几点光芒，他卷起袖子，坐在沙发上，打开了话匣子，将自己的科研经历娓娓道来。

“阴差阳错”，与能源材料结缘

“读高中时，我最不喜欢的科目是化学，高考考得最差的科目也是化学。考进中南大学后，却偏偏被调剂到化学系。”从此，卢周广与化学结缘。中南大学是世界有色金属研发的圣殿，以工科和应用见长，特别是新能源电池领域，在学校内部有“中南大学全校都是做电池的”的笑谈。恰巧，自己导师的研究方向是镍氢电池用储氢合金，所以他在本科期间就开始接触新能源材料。

后来留校当老师，被中南大学送到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研究生导师的研究方向为纳米材料合成。研究生期间，卢周广在无机纳米材料合成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后发表 6 篇 SCI 论文，对科研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深受中南大学经世致用精神熏陶的卢周广一直怀着把读研期间合成的材料应用起来的梦想。直到去香港读博时，卢周广与刚好想转型的博士生导师一拍即合，决定做新能源锂离子电池材料，从此一做就是十多年。

来到南科大，没有“包袱”只有“抱负”

“坦诚地讲，南科大绝大多数老师，当年放弃了许多更好的 offer 而选择南科大，可以说，我们心中都是怀着一股情怀，一种抱负。所以一路走来，我们对南科大这片土地特别有感情，我们都把南科大当做自己的家，哪怕是南科大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卢周广说，在南科大，大家都是相互扶持，背靠深圳，心怀祖国，放眼全世界的。

作为一位 2012 年就加盟南科大的“元老”，可以说卢周广亲身经历了南科大最困难的时期。南科大创建初期科研条件很差，实验室基础建设不足，他就通过自己在中南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的老师和朋友，“借”实验室做科研；并利用南科大的教学实验室，在学生下课期间，去做研究，合成一些对实验室条件要求不高的能源材料。因此，在南科大创建初期，卢周广得以保持研究的连续性，做出了很不错的成绩，发表了数篇高水平学术论文，而且成功获批了南科大第一个国家发明专利。

“当年大家不认可南科大，老师也备受质疑，经费不足，生源也不足，研究生可以说没有，我们的科研助理青黄不接，科研都没法连续。我们老师就想尽办法去申请经费，拉赞助，厚着脸皮向业界名人推销自己，宣传南科大。现在，南科大的名声建立起来了，科研条件也非常好了。”

卢周广介绍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他的实验室相对已经成熟，现在正在转型。一部分人继续将课题组成熟的有潜力的研究成果产业化；另一部分人转而做最基础的电化学反应原理，以研究出待机时间更长、充电速度更快的新能源电池。

“我不是最疯狂的，在南科大，没有最‘狂’，只有更‘狂’”

采访刚开始时，卢周广就说起南科大的“拼”。上至校长，下到教授和研究助理，再到学生，都很“拼”，这已经成了南科大的特色。学生看到老师们都这么拼，他们也不敢偷懒。所以南科大从老师到学生，整体学风都非常棒，所有来访的客人都对南科大的勃勃生机和欣欣向荣赞不绝口。

记者在采访前，也曾问过一些学生对卢周广老师的印象，受访者无一例外的会提到“工作狂”一词。当笔者问起他时，他却回答说“虽然我很忙，特别是早几年，牺牲了很多陪伴家庭和休息的时间搞科研和教学。但是最近这两年我会尽量多花一点时间去照顾家庭，空闲时也会去打打篮球、羽毛球。我以前爱好特别广泛，读书、运动、音乐和书画，但后来为了搞科研都基本荒废了。但我不觉得可惜，还是想先把科研搞好，因为我确实热爱这个职业，科研已经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我还不算最‘狂’的，在南科大，

还有不少老师比我更‘狂’，真的是全心全意扑在科研上。”

关于做科研的体会，卢周广说：“首先要有足够的野心，要有做全世界最好研究的信心；其次，做科研不能等条件，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要积极主动，要有开放和开拓精神。”

“本科生能参与前沿科研是南科大学生一大优势”

关于本科生做实验的话题，卢周广认为，即使是大一、大二的学生，参与科研也很有意义。因为参加课题组会让人变得有追求，能提高眼界和境界。纸上得来终觉浅，进课题组能将学过的知识应用于实践，学以致用，获得的知识会更扎实，科研也会让人变得更自信。进入课题组能有更多跟世界大牛交流的机会，还可以增加学生的履历，有助于求学进一步深造。

“本科生参加科研是我们学校学生很大的优势，别的学校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们要继续推广。但是大部分本科生还不了解这些优势，享受不到这些福利，白白浪费了机会。我希望更多的本科生加入我们学校的科研团队，把握优势，提高自己的同时，为南科大科研事业添砖加瓦。”

寄语：“做科研要耐得住寂寞”

“首先我特别欣赏喜欢搞科研的学生。我自己当初被调剂到化学专业，大学第一年我特别痛苦，直到读研究生时才真正喜欢上化学。读研的时候我可以自己亲手合成各种各样的物质，那时候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每次合成新物质都非常兴奋。搞科研能找到成就感，我认为想搞科研的同学也是为了追求一种成就感。但我要告诫想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做科研要耐得住寂寞，要有思想准备，一个项目很可能几年都没有进展。有很多人只是三分钟热度，并不是真的喜欢科研，最后失去了兴趣和耐性，白白浪费了别的一些发展机会。所以说，一定要慎重考虑自己是否适合做学术。但是我始终相信，科研人员只要认真真做，就一定能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来。”

心怀梦想，志存高远，吃苦耐劳，积极进取，坚持不懈，这样的老师在南科大绝不止卢周广一个，南科大从建校发展至今，靠老师带动着学风，与其说南科大帮助他们，不如说是这些老师成就了南科大。

文字：学生新闻社 陈韦彤

▼卢周广教授正在上课





Groping Forward, Never Give Up!

Prof. Hisao Ishibuchi (石渊久生) was born in Kumamoto, Japan on February 7, 1963. After completing his MS studies on Precision Mechanics in Kyoto University in 1987, he had been with Osaka Prefecture University for 30 years. Currently he is a Chair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evolutionary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fuzzy rule-based systems and evolutionary games.

After entering his office, we gave Professor Ishibuchi our magazine as a small gift. He seemed very happy, then opened it and found the interview of professor Xin Yao.

"Oh, it is his story. The clever man." He said excitedly.

"Yes! And today we are listeners to your story."

"My story?" He smiled and took out a piece of paper to draw a rough map of Japan.

Confusion before passion

"A small village in Kumamoto, have you ever heard of Kumamoto?" He circled out the eastern area on the map. "Oh, but you must know this bear." The famous bear, we called it Kumamon bear. Regarding to his hometown, he seemed to have lots of things to say," During the winter, I enjoyed skiing in Japan."

He comes from a small village in Kumamoto, which only has a population of 6,000. The number is even smaller than the number of pigs in that village. The little boy, who was shorter than most kids, just followed instructions and never thought seriously about what his future would be like.

"I went to Kyoto University just because my girlfriend said it was a good choice when I was a final-year (p.s., third-year) student in high school," he was a little embarrassed, "And I chose my major, Mechanical Engineering, just because it is the largest department, and it's future stable."

"First, when I was a second-second year student, she suggested me Kyushu University. So I had prepared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Financi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Kyushu University, which is not far away from my hometown. Then she suddenly changed her suggestion to Kyoto University. So I started to prepare for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Kyoto University in my final year in high school." Kyoto University did not have Financi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Just like most of us did, professor Ishibuchi had a few years struggling in confusion and worries about future.

After six years study at Kyoto University, he graduated with a Master degree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nd by that time, he just wanted to get a job in the banks.

"It was my professor who changed my life. He thought I should continue to be at the academia (instead of going to the financial industry). Then he called his friend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of Osaka Prefecture University to let me be an Research Associate. At that time in Japan, the position of Research Associate was a full-time permanent position, which was equivalent to the position of Assistant Professor."

After finishing his studies related to optimization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he began to stud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ere he finally found his interest. "Since I found my interest, I have been full of energy and never get tired."



In the snow ▶



◀ Skiing

Took the chance, made the change

After his student life came to an end, he stayed and worked in Osaka Prefecture University for more than 30 years. "Almost everyone thought that I would stay there until I retire." He smiled as a child, "Then I came here. A big change in my life."

"Xin Yao is my friend. He invited me to come here to give an invited talk at a conference." When recalling on his first impression of SUSTech, he smiled and just said "hot". He picked up his schedule, "In fact it is very normal, I always make speeches in many place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actually, this time was quite different. He is a clever man. During the conference, he asked me for help!" Professor Ishibuchi made a face and laughed.

Two months after the conference (which was in late October), Xin Yao led him to pay a visit to SUSTech's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hich was newly established by then, just being set up. Xin Yao also introduced him to the school authorities. "At that time, I was shocked, because there are only 7 or 8 professors in the department." He put the smile away, "He showed me his sincerity and I knew he did need my help."

He shook his head, said "But the change is too big to me, you know I stayed in Osaka for more than 30 years, my family live there and I am used to live there." He gently sighed, "Well, finally, I am here."

Stranger in strange land

"Difference? Quite different." He drew a graph to show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trend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ere I could get more support. I have enough money for research and also have students to give me a hand. It is quite good for me. I have the chance to do what I want." he said proudly.

As we were talking about his daily life here, he began to rummaged through his pockets for something, then he took out a piece of paper with his current address written in Chinese, "I could not speak Chinese, so every time I take a taxi I only can show this to the driver.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they bring me to the wrong place, so I could only call my secretary and ask for help." He lowered the voice, "I stay here alone, without my family. When I was ill, I felt bad. And when I have free time, I have nothing to do. You know, I can't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when I open television. My life here is the same every day, from my room to my office and the student hall."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interview, the air seemed to stand still. At that instant, we felt very relatable to his loneliness yet we could not find a word to comfort him. It is still too hard for us to imagine leaving a place where you had stayed for thirty years and trying to fit in a completely new environment.

"Seemed a little terrible? But the fact it is that I can do exercise to relax." He smiled, though we could tell he is still a bit trapped in that blue side he just showed. "And here, I can do my research better. My secretary will help me with everything. One more thing, I can easily go back to Osaka, which is a three-hour flight from Shenzhen."

This time, he smiled from his heart. Indeed, living alone here with occasional problems sounds a little sad, but things do not always turn out badly. Wherever he goes, he carries his dream and family's support. What's more, here in SUSTech, he received respects and love from both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Worth it. Maybe Professor Ishibuchi will agree with this description of his life her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When we congratulated him on being successfully included in the Thousand Talents Program, he seemed a little bit embarrassed, "Thank you very much! To tell you the truth, when I applied for it, I didn't know what it was. My secretary and our department helped me apply for it. Even when I knew that I was included, I did not know exactly what it was. Only after my secretary explaining did I find how lucky I was."

To be continued...

Getting more supports, Professor Ishibuchi works hard every day on his research. Hisao is still on the way.....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young about choosing major

"Intere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f you haven't found the one you are interested in, try to listen to the person who is experienced. Though the popular department is always changing, no one will know whether your choice is right, b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y predict correctly is higher. A simple suggestion is to choose a rapidly growing field, which may be very interesting (like Shenzhen, which is a rapidly growing city)."

Written by Lingqi Li



Interviewing Prof. Ishibuchi ▶

"Education is Lifelong and Worldwide"

by Matthew Jellick

My educational journey to SUSUTech has taken me across the world, from the peaks of JiriSan in South Korea to the Great Rift Valley in Ethiopia. Along the way I have worked and taught with countless interesting people, including Nuns in Nonsan and Diplomats in Addis Ababa, each reflecting upon me the beauty of cultural diversity shared through the common language of learning.

During my undergraduate studies,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in 2007 and 2008 respectively, to Mexico to do cross-cultural educational research, once in Nogales and once in Oaxaca. In this land of a thousand stars, I studied migrant education,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ies surrounding the motives why people would leave their homelands in search of a better tomorrow, whether they be for economic, political, or scholastic reasons. I didn't know then that I too, through this platform of global education, would follow along a similar path, leaving behind the comforts of California for the experiences which lied beyond that great blue Pacific Ocean.

In 2009 I moved overseas, leaving behind North America for my first stint in Asia, teaching English in South

Korea. The Land of the Morning Calm welcomed me with a kindness I had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called a foreigner in name only, while in reality I was treated as one of their own. The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I established then I still rely upon now; a testament to the people of Korea and the warmth with which they nurtured me. It was while in Korea where I learned to understand the intersection of culture and acclimation, going on weekly adventures into the peninsula, trekking up national mountains or enjoying the warm hot springs. I simultaneously fell in love with the metropolis of Seoul while at the same time found solace in the villages of Chungcheongnam-Do, each offering me a new element of life breathed in with that fiery Soju. I remained in

front of classes delivering lectures, but the truth is that I became a student of Korea, embracing its rich history while simultaneously standing in amazement at its boundless future. The sleepy suburbs of Orange County or the placated cities like Portland couldn't compare to the speed which I saw in Korea, a new vision I was witnessing through lenses I had never tried on before, but which I found, fit me perfectly.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living overseas is that it goes to redefine your perception of home, able to view it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t was by providence through which I ended up in Korea; an uneasy sense of restlessness growing inside me

Matthew with his Korean colleagues ▼



Matthew with his Korean students in New Zealand ▲

while I l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omehow manifested itself through applying to jobs in a country I knew little about. Yet looking back on that decision, it was perhap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one of my life, encouraged from a young age by my parents to travel, and still supported by them to continue chasing my dreams, wherever they may lead. My move to Korea increased my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ut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it expanded my worldview. It was during my five years in Korea where I began to earnestly write, sharing my experiences through travel articles and getting more serious academic-based pieces published in local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something I continue to do now, nearly

a decade later in China. The words I transcribed seemed to flow effortlessly as they were mere reflections of my thoughts, then as now, positive experiences from these magical places. On long weekends I would fly to cities such as Cebu, Bali or even Vladivostok, incessant in my desire to see as many countries as possible, finding beauty in the absurd, and satisfaction in the delicious. The contrasting cultures of Asia mesmerized me, from the clothes to the faiths and from the music to the foods, each one unique in its own individuality, writing their own stories of which I simply played a part. Yet upon each return flight to Incheon Airport, I never felt any remorse, as I was coming home to a Korea which continued to be new to me, whimsical

in its eccentricities and sometimes absurd in its distinctiveness. It's what kept me there for five years and why when it came time, it was so difficult to leave.

After enough memories to last a lifetime from my experiences in Asia, I wanted to challenge myself both 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looking for a new opportunity which was as unique as I was. Complacency can subtly disrupt ambition and I wanted to be careful to follow up my growth in Korea with something that tested my resolve as an individual and as a teacher. Applying to a competitive program, I was accepted as an English Language Fellow, working on behalf of the US Embassy in Ethiopia for a



▲ With the ambassadors to Ethiopia and the African Union

two-year program which placed me at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eaching English to students and Methodology and Pedagogy to teachers. The single greatest “experience” of my lif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being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I have ever done, those two years in Ethiopia taught me more about myself than I could have ever anticipated. Yet like the people I met in Korea, the kindness of the Ethiopians knew no bounds, welcoming me into their communities with open arms and warm hearts.

Within an Ethiopian educational context, I quickly discovered that learning outside of the classroom seemed to have a longer lasting impact on the students. While we met weekly for our prescribed classes, it was our trips to Gender Empowerment Art Exhibitions, Sports through Diplomacy Programs, and Poetry Workshops which meant more to these students,

most of whom were the first in their families to receive a tertiary education. I was the first foreigner they had ever had as a teacher, and I felt that it was my responsibly to not only teach them English but to expand their cultural awareness as well, giving them ownership over their future and options from which to choose their direction. By all accounts, Ethiopia is a developing nation, and my role there as a Fellow was to instill notions of pride, empowerment and ambition into the minds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I worked with. These practices in turn taught me not only about the context I was working in, but also the context from which I came.

An advantage to working overseas is that I get to experience opportunities which would be hard to come by if I was teaching in a California school district. In Ethiopia, these were manifested through outreach I did

with local communities, including volunteer teaching at a Mosque school, organizing a \$500,000 book donation to my university, and bringing my students to see President Obama speak at the African Union. While my teaching contract stipulated that I teach 20 hours a week in the classroom, I was able to excel because I quickly learned that true education takes place outside the confines of campus, where reality shows both sides of its nature. For my students, these opportunities gave them sustainable learning experiences which will last long after I have moved on and provided them with the tools to build a future in which they can continue to help lead their country.

During my two years in Africa, the Asian countries I used to travel to were replaced by trips to Djibouti, Kenya and Burkina Faso, each of which I was able to present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ighlighting my work in Ethiopia from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Yet it was at the 2016 TESOL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Confer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ting on Gender Identity in an Ethiopian Context where my road to SUSTech was paved. This preeminent conference in our field had attracted the Center for Language Education (CLE), and I decided to sit down for an interview, explaining myself and my viewpoints on teaching. With a return flight to Africa to finish my Fellowship, a future in Asia was once again dancing around in my head, interested to find out more about not only SUSTech, but Shenzhen.

As part of an Embassy program, two

years was the maximum time I could spend in Ethiopia, so I agreed to come to China, excited about a new opportunity in a country I had only visited once on vacation (Beijing, 2010). I arrived at SUSTech in the Fall of 2016, and in the time since, have once again been welcomed by a student body and administration which wants to learn,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s happy to share knowledge. Teaching both students and staff, I have tried to instill many of the lessons I learned while living in Korea and Ethiopia, from authentic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to extended opportunities outside of campus. Over the course of nearly two years, I have worked with students in the English-Speaking Club and also started a Staff English Book Club, both examples of education which doesn't have to be from a prescribed format. Similarly, I have been honored to work on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cruitment, a firm believer that multiculturalism in the classroom is a benefit to all; broadening the scope of dialogue which can take place and strengthening the bonds between differing ideas.

I continue to write about my experiences, having numerous articles printed in the local English newspaper, The Shenzhen Daily, highlighting the work I am doing at SUSTech, and even helped one of my Sophomore students get an article published as well. Traveling remain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my time abroad, visiting Malaysia, Cambodia and Singapore since arriving in Shenzhen, cognizant that Asia is multifaceted, with each country a piece of a complex puzzle.

The conversations I have and the lessons I give are a reflection not of me as an American, rather as a global educator, combining my experiences from across the globe and transmitting them through a platform of inclusion, including aspects from China, too.

The direction which SUSTech is on is one of rapid transformation into one of the leading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and I am privileged to be a part of the process. It is my hope that through my teaching I am

able to instill in this community of learners the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a successful future in which they get to make decisions which will, quite literally, affect the world. I am grateful to be able to share my story here, for as long as it may seem, is only one small chapter of my life, complex as it is interesting. The conflux of teaching and travel has given me these opportunities and continued to remind me that Education is Lifelong and Worldwide!



▲ Matthew with SUSTech students

▼ Matthew with the SUSTech Staff English Book Club



一颗遗憾的、未能好好成熟的荔枝。已能看到饱满的果肉与勃发的生命力。摄影：王寅

五月初，荔枝才刚从茂盛的枝叶中冒出头来。小小一个，凝结着一整个春天的甘露与阳光。摄影：王寅



“朵如葡萄，实如枇杷，亮如红缯，膜如紫娟，肉白如冰雪，液甘如醴酪。”——白香山《荔枝图序》 摄影：董行

味道



巴克尔说：“有四个主要的自然因素决定着人类的生活和命运，这就是气候、食物、土壤、地形。”现代化的人口迁徙历程消弥了其中三者的影响，但却让食物得以随人的流动而流动。相较于典籍、艺术，食物更能贴近生活。文化在融合，味道也在融合。在中国，地域性的差异尤为显著，对于这种差异最为直接的划分就是将中国分为南北。自然地理的南北以秦岭淮河为界，而按照人文地理，南北则更多以长江为界。北地水深土厚，饮食敦厚、庄严、朴实；南地山泽秀丽，饮食细腻、飘逸、柔情。而交通枢纽，商业重镇，大多兼有二者特点，以“合味”待四方人。同文化一起，食物在迁徙中碰撞，交流和沉淀。

是什么驱动了味道的迁徙？当我们截取其中的某个切面，贴近个人，就能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乡愁。在移民城市，总能见到不同菜系同台竞艺。一条窄窄的小街，可以有来自香港的菠萝油和鸡蛋仔，可以有川渝的火锅、东北的饺子、西北的面……对于风土的留恋体现于对风味的执著。在他乡，能藉由味觉短暂地回到故里，成为了游子们最高的美食追求。

占深圳人口总数 95% 的新移民，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大多数”。而深圳所谓的原住民，几乎全都是各时期移居至此的外乡人。他们各自对于乡味的记忆，融合成了这座城市的味觉感触。高楼大厦的缝隙中，流淌着对土地的眷恋。

落眼南科大，我们为了求学放弃享受，与丰盛的四季匆匆擦肩而过。求学敢道远，私向梦中归。本期叙专题，我们从食物入手，追本溯源，探索对于味道的本初记忆。

舌尖上的思念

也就是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永远也不会在深圳，在桂林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吃到合我心意的桂林米粉。

寒假将至的时候，朋友圈里的高中同学都在嚷嚷着“终于要回家嗦米粉啦”，并陆陆续续晒出了米粉照。而我则以几乎是朋友圈最慢的速度回到家，迫不及待地去吃了一碗米粉，终是解了嘴馋。

桂林是以山水闻名的城市，当初宋朝人喊出“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的时候，桂林还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千万年来，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不仅成为整座城市的经济主力，更是孕育了如今桂林人安逸闲适的生活方式。不过，不知是不是因为味觉比视觉更加敏感，对桂林人来说，“甲天下”的风光倒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而与之同样成为日常的桂林米粉，反倒是桂林人离家之后，更为牵挂的东西。

因为有好朋友在深大后海的缘故，我常常往返于西丽和后海之间。刚来到深圳的时候总觉得样样诱人，这家的火锅，那家的料理，都想迫切地尝个鲜。而当味觉被荤油素淡充斥得有些疲惫的某一瞬间，我们却惊觉，已经有不少日子没吃过米粉了，于是便开始搜寻起深圳的桂林米粉来。离学校三两站公交站

▼桂林米粉中常配锅烧，也就是脆皮烧肉 图源：壹路吃



车程的塘朗，位于南山区中心的海岸城，还有我最常乘坐的公交 74 路沿线上的几乎所有名含“桂林米粉”的店，我俩都曾兴致勃勃地去一探究竟。不过，本该是卤粉的桂林米粉却混了汤，掺进了五花八门的配料——蔬菜花生木耳肉末，相比桂林本地翻了双倍甚至三倍的价格，丝毫不正宗的口味。这样的“桂林米粉”，虽是意料之中，却仍然颇令人失望。倘若不是本地人，我猜想这很可能是你和“桂林米粉”的初次见面。

一月初的时候，我偶然在深大附近的桂庙，看到了一家店面很小的“桂林米粉”，一眼看去，除了在店门口聊天的两个小哥外，也没有别的客人。当我俩还在犹豫是否还要再尝试这类“不好吃的桂林米粉”，并且心想着，如此冷清的店，味道想必不会好的时候，从那两个小哥的嘴里传来的几分熟悉的乡音，让我们惊喜并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店内——“老板，两碗桂林米粉！”，连我们自己都可以听出这句话里快要溢出来的激动与期待。当我们看见小哥端上来的是用小碗装的例汤，大碗里是加了酸笋和牛肉的干捞粉的时候，我们迫不及待地想从这碗粉中找到那久违的，家乡的味道。

你们一定想问我，“味道好吗？”“是正宗的桂林米粉吗？”我的回答是，不尽如人意。也就是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永远也不会在深圳，在桂林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吃到合我心意的桂林米粉。

但那碗和我记忆中的长得十分相像的米粉，勾起了我不少的回忆。我不禁想起高中的时候，食堂的米粉窗口前总是排着长队，早餐吃米粉往往意味着早读会迟到；学校的米粉得拌着海带吃才有几分味道，因此海带总是很早就被一抢而空。高三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会为了早餐吃上一碗米粉而不是面包早早地起床，甚至会为了吃上一碗校外的米粉，翘掉周五的晚自习。那个时候的米粉触手可及，却丝毫不伤它的吸引力；可现在，四处寻觅得来的味道，能有几分相似已属难得，我又如何能够期盼着能有家乡的味道来一解这厚重的乡愁呢？

也许会有人无法理解，许许多多如我一般的，身在他乡的桂林人对米粉如此厚重的思念从何而来。恰巧，我最近在《中国国家地理》上读到的一段关于桂林米粉的文字，可以给出十分真切地解释。原文道——

“时至今日，米粉已经成为了桂林的命。每天，桂林这座小城都要消耗二十多万斤的米粉。有一位桂林朋友告诉我，桂林人的一生就是吃米粉的一生。”

无论是学生还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大多数时候的早餐都是一碗米粉。有人会提醒老板把粉烫的熟透一些，有人喜欢吃牛肉有人喜欢吃锅烧，有人喜欢往粉里加很多的辣椒或酸豆角，有人喜欢卤水多些有人喜欢少些。遍布城市每个角落的米粉店，各家有各家的风味。而无论是哪一种味道，都是属于桂林的，是他乡的任何一家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因为那也不仅仅是一碗粉，它还代表着家的味道，代表着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

其实远不止是米粉，桂林有着太多太多让它那里离开的人思念的东西，巧的是这些东西竟多多少少和味蕾相关。比如说油茶，是另一种和米粉一样，完美地体现了桂林人生活的美食。桂林及其周边的县城聚集着很多的少数民族，其中的瑶族

人最早发明了油茶，用以驱散湿气与寒气；后来喝油茶就逐渐变成了一种生活习惯，有不少人家喜欢喝油茶，也会自己打油茶，每次家里打好了油茶，就会叫上三五好友团聚一桌闲话家常。桂林人喜欢这样琐碎而闲适的生活，就像慕名而来的游客会不自觉在山水之间放慢脚步，以便融入这座城市所散发出来的悠闲情调。

这和深圳截然不同，深圳是一座高速运转、高度包容的城市，每时每刻都在进步。它的快节奏，有人喜有人厌，而为了安抚那些为了梦想从各个地方涌来的人们，深圳宣称“你可以在这里吃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美食”。这句话不假，但只可惜，家乡的那一味曾在舌尖上缠绵了数不清的日子，以至于你能品出能让你失望的哪怕是一点点的不同。

又或许，正是因为我们不能够丢弃思念，因为家中还有同样思念着我们的父母，和多年的记忆，这些必须要以一种形式保留下来，而舌尖上始终欠缺的那一股味道，也许恰恰是在提醒着，你该想家了吧，你该，给爸妈打个电话了吧。

作者：学生新闻社 莫潇晗

骆雨萱 摄于桂林米粉文化中心 ▼





湘西年味

每个地方，每个国人对于自己的家乡都有着独特的记忆。小时候玩耍的胡同里弄、过年时的鞭炮、年节祭拜的山神，之所以味道被反复提及，是由于时间和空间将我们和乡土割裂开来，一切的回忆都在消逝的时候，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地区的边界逐渐模糊的时候，味道成为了人们身体里最挥之不去的文化烙印。对于在外打拼的人来说，食物更是有着让我们能迅速回到自己一生的原点的惊人魔力。

求学路漫，在家的时间很少，在外也找不到湘楚的味道。归乡时短，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回家。老家在张家界，每逢假期，对乡味的思念就催促我回家的脚步。张家界原名大庸，是古庸国所在地。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先民就已经开始在澧水两岸繁衍生息。到了尧舜时代，“舜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南蛮”一说自此始。蛮荒之处，食物朴素不奢华。土家族人亦于此聚居，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加上先民们因地制宜的些许智慧，便锻就了这里独有的文化源流。

从深圳到长沙，再倒车回张家界，最最动人的是呼吸到寨子里的第一口空气的瞬间——每逢年节，腊肉的油脂香气便浸润在空气中，很是诱人。被一路九曲十八弯弄得昏昏沉沉的脑子立马在这味道中踏实起来。寨子里的各家农户的炕上挂满了鸡、鸭、鱼、猪、牛，经柴火熏过，半干不干，渗出的油脂顺着纹理往下垂。将肉熏腊保存本是权宜之计，但湘楚多潮气，多虫蚁，只能借着屋子中央常年不熄的火塘来延长肉类的储存时间。一代代都靠它来补充必要的蛋白质，对“腊”的记忆已经浸入湘人的骨子里。这是一种时空流转凝就的味道。

备熏的肉用盐椒粉先渍几天，让盐和香料慢慢渗透进肉里的每一个角落。除去水分的同时改变了肉的质地，始有腊肉坚柔并济的感觉。再挂在炕上，借煮饭烤火时的烟慢慢熏干。用松柏做薪熏出的腊肉香气清雅，是最上品；也有往火中加入茶壳果皮的，那又是另一番味道。熏的时间越长，腊肉的颜色就越好。头年熏的腊肉可以吃到来年秋天不坏，熏到金黄透亮，香而不腻。

但腊肉最好吃的时候大概是刚刚挂上不久。有那么半个月的窗口期，味道已经透了，但肌肉之间的油还未沥干，人间烟火的韵味也还在，烟子味来不及厚厚地蒙上一层。抹一层双蒸土酒，在火上燎过，让皮上鼓起细碎的泡，再用刀把皮刮过，色泽温黄微透如玉。大块改刀，滚火烧煮，就是一块五花咸鲜也能胜过火方。但这肉只能在寨子里吃到，外人难通其中关窍。也不是因为酒味不对火候未到，就是少了那么一股子地气。

湘楚以巫覡闻名，民间广泛留存着那些具有泛神信仰的色彩事象。记得每当吃团圆饭的时候，祖父就会把煮好的猪头与猪尾巴放在一起，头尾皆具象征全牲。带酒、香纸、蜡烛，端到堂屋祭祀祖宗。“自天降康，丰年穰穰。来假来飧，降福无疆。”然后在屋外空地祭祀土地公，祈求来年丰收。“以我齐明，以社以方”再到水边祭祀水神，祈求来年不干旱。最后端到灶堂祭祀灶神。大年初一踏财门拜年，小时候我一大早就起床，穿上新衣，去各家向长辈们磕头拜年讨吉利，当然也是为了红包与大赏。一个早上几乎跑遍整个村寨家家户户。童子招财，进门见喜。小孩来拜年，大门一定是敞开的。

老家多山，平整的土地少，也多贫瘠，故人多远游谋生。游子离家时，总得带上几挂腊肉，再添上几坛霉豆腐。霉豆腐用料其实很简单，只是霉制的时候要用心照顾。也有几分运气在里面，菌不对，豆腐就烂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是每年都能吃上好的豆腐。只选新鲜的嫩豆腐，切成小方，入清水煮硬，捞出沥水。接下来把它们一块一块地摆在洗净晒干后的稻草上，一层稻草一层豆腐，再盖上包袱棉被之类来保温。放到屋里暖和的地方。长好的霉是乳白色的，毛绒绒连成一片。一个个凸包下面的就是豆腐块。长霉是一次发酵，二次发酵就要入坛。豆腐码好，加花椒、姜片、辣椒末和食盐，茶油用凉白开冲入坛内。豆腐和香料密封几日味道就能变得温柔起来。霉豆腐是佐餐开胃绝佳好物。每年，家里的爷爷奶奶都会做上几坛专门留给我。吃厌了外面的酒席，回家切两片腊肉蒸进饭里，再取块霉豆腐下饭，就是温暖的一餐。

每个地方，每个国人对于自己的家乡都有着独特的记忆。小时候玩耍的胡同里弄、过年时的鞭炮、年节祭拜的山神，之所以味道被反复提及，是由于时间和空间将我们和乡土割裂开来，一切的回忆都在消逝的时候，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地区的边界逐渐模糊的时候，味道成为了人们身体里最挥之不去的文化烙印。对于在外打拼的人来说，食物更是有着让我们能迅速回到自己一生的原点的惊人魔力。

作者：学生新闻社 陈宇轩

又何怀故居

不完美有不完美的好处。聊天聊到天色昏昏，写信写到信张用完。去掉一个有力气的尾巴，就少了点刻意的味道。

每个人对故乡总有些口腹的记忆，我也一样。家里老人做的吃食大多粗粝，其实也不是那么好吃。但一年下来，总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无端想起，不由自主地回忆出它们的形状和口感。这种夹杂着乡愁的滋味最动人心，五感会被强烈地调动起来，进而觉得天下馐珍不过如此。我对植物燃烧的气味尤为迷恋，老家的烹饪少不了柴草燃烧产生的热量。就像是巴普洛夫的狗，要是你在我面前点起一片树叶，我就会饿着想起福建莆田乡下的那栋石屋。

先说豆腐。一块豆腐的诞生始于清晨。早上从被窝里挣扎出来，推门见日，浑身舒泰。

再清醒一点儿之后，很自觉地到楼下去了。起晚了，二老已经把豆浆都过了，

下锅开始煮了。厨房里满是豆香，柴火灶火力旺，锅底肯定糊了一层。糊了不打紧，倒可以把豆味激得十成十。店里卖的豆浆总有股子腥气，用大灶煮过的才有这种好味道。灶膛里龙眼柴和葡萄枝烧得噼剥作响，混着豆浆渐渐沸起来的咕嘟声，这是独属于乡村的灵魂合奏。

早上要做豆腐，二老一大早就出门把昨天浸的豆子挑到磨坊磨了，回来挂上架子。架子上撑块纱布把豆渣滤出来。豆渣可以炒了当菜，也可以肥田。豆浆点豆花做豆腐。想要把豆花点出来，又非得要刚煮出来的不可。早几年我是全程参与的，磨豆浆过豆渣，我都干过。今天起晚了，错过了开头可不能错过结尾。

阿嬷把桶拿过来，用瓢舀着煮好的

豆浆往桶里面倒。阿公看了一会儿，从灶下站起来，接过瓢子继续舀。阿嬷转身去准备其他东西，见锅底还剩一些，就问我：“吃不吃豆浆粉？”

等的就是这一句了，点点头自然是同意的。要汤的不用炒，不要加盐，米粉少一些，酱油自己添。兴化的米粉跟纱线一般粗细，用刚出锅的豆浆一烫就熟。吃一口滴上两滴生抽，酱油里的盐把豆浆里中的蛋白质析出来，在粉上薄薄地挂了一层。如果一次就把生抽都加了，这碗粉就浊了，味道就差了个档次

吃了不能不干活，提了一桶去院子里，倒进大桶准备下卤水。又拎了两桶生的下锅继续，转身回到院子里叉腰看阿嬷点豆腐。

卤水有大毒，但能降得住豆腐。盛上小半碗卤水一点点撒下去，用长勺在桶里搅匀了。蛋白在桶里凝结成块，浮在面上。等豆花全部凝出来，剩下的汤水颜色黄澄澄的，很透亮。

豆花是半成品，从豆花到豆腐，要把里面多余的水分挤出来。压豆腐不难，一个木格子、两块一大一小的木板、一方纱布、有个放的地方，再压上个重物，这就成了一板。把用来堵门的石墩子搬上来，稍微压一压，定个形状。打开整理一下纱布，再压上去。挤出来的汁水要收一点起来，里头还煮着一锅。老人家的经验，下一锅如果加一些点的，会好看得多。

再压上一板，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和重力了。四桶豆子两板豆腐，不算太差。等会儿爸妈回来，就可以炸油豆腐了。

豆腐经过油炸，里面会有空腔和孔洞，能吸汤汁。卤之炖之皆宜，又好保存。老家有句老话，“有豆有豆渣。”用于夸人家业殷实。年关里有豆腐一块，的确踏实。一定要再炸些荔枝肉和炒骨。今年除夕家里人没有都回来，人少些是少些，不要紧，该置办的还得置办。

至于初一的早上，则是靠着一碗面来完成年岁更替的仪式。醒来时楼下厨房传来锅铲碰着底的声音，与沸水声一起，在清晨的饥饿中显得尤为响亮。睡是睡不成了，伸伸手脚，外头也不太冷。爬起来穿了衣服，蹬上拖鞋，嗒嗒嗒就跑到厨房里去了。

醒来的人都在厨房里围着锅忙活。阿公烧水，阿嬷在后面煤气灶上煮着花菜、豆腐和金针。掌勺的是老爹，妈还在被窝里春秋大梦没打算醒。线面熟的差不多了。摆好碗，不按人头，尽量多几碗。初一早上若有人到家里来拜年，照例会要请人吃一碗当点心。大伯初一出去串门，会走好几家。一家一碗面，走回来又饿了，再吃一碗。阿嬷看儿孙胃口好，就会很高兴。

初一早上的面确实是很好吃的，有特别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家里用大锅，烧的是柴火，也可能是因为一年中只有这么一个早上。盼着过年，盼着长大，吃过这碗面，就大了一岁。老家的碗都很大，小时候食量不大只吃得下半碗。我姐作弄我，拿了一块小黑板写上我去年七岁今年还是七岁。我很怕我长不大，当时眼泪就出来了。从懂事开始，这一碗面的意义就远多于面本身了。

江口是沿海地方，出海的人信妈祖。初一早上这种面就叫妈祖面，面上盖着花菜、花生、煎蛋、紫菜、香菇、精肉和金针，丰简随人，多寡随意。老家的习俗，这面底下会垫上一些青菜。一般用的是菠菜，开水焯熟，拌上热油。绿盈盈铺在粗瓷碗底，等着面盖下来。这喻的是地底下藏的生机。面条要拌上用

姜炆过的油，吃的时候才不会坨成一团，倒人胃口。

一碗面吃到最后，底下的面汤是不喝的。喝了的话，来年就要遭雨淋。天阴阴的日子里嫌带伞麻烦，只要对父母说上一句：“我是过年没喝面汤的人。”最后都能轻身出门。这倒也灵验，我妈常觉得面太干，说什么也要加几勺汤。她经常遭雨淋，而我从记事以来淋雨的次数不算多，要有也是小雨。浑身湿透这种事情，是从来没有过的。

春节三圈胖，从第一粒米进肚就已经开始了。吃饱喝足就爱往山上走动。如果是坐着车从盘山路上去。太阳初升，清泉淙淙。未散的薄雾朦胧地罩着大地。山路旁种着高大的白杨树，枝叶繁密。行车其中，射过来的阳光被叶子分成一个一个的光斑，稀稀疏疏地照到路上，一点不刺眼。摇下窗户，犹有寒意的空气灌进来，满胸满怀的清新，脑后放了一本旧书，此刻也被风鼓得哗哗啦啦乱响。

如果是自己沿着土路钻林子。就能体会林子里头的静和外面是不一样的。这里的静，湿嗒嗒粘腻上皮肤，慢慢浸透骨头。记得那天我走上一个山包，太安静了，心里就有些毛毛的。打开手

机，音量开到最大，单曲循环，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还记得年少的时候 / 在薇薇家的后院 / 乞求一个 / 永恒的约定……”

把目光放到远处去，一场寒潮过后，龙眼树冻伤了一大片。小株的估计已经死掉了。龙眼木性畏寒，细细算来今年还是龙眼的大年，果农要损失惨重了。家里也栽了一小片，留给自己吃的。也不知道有没有口福了。我在山上没待太久，转身回去，夕阳在身后落下，“噢~马不停蹄的忧伤 / 马不停蹄 / 向远方奔去……”

我动笔写这些关于故乡山水、食物和人的流水，本是节后闲来无事的消遣。写着写着，总怕写了一堆废话，打下最后一个句号之后却也不舍得改动一个字。内容琐碎得如聊天写信一般，也有个草率的收束。不完美有不完美的好处。聊天聊到天色昏昏，写信写到信张用完。去掉一个有力气的尾巴，就少了点刻意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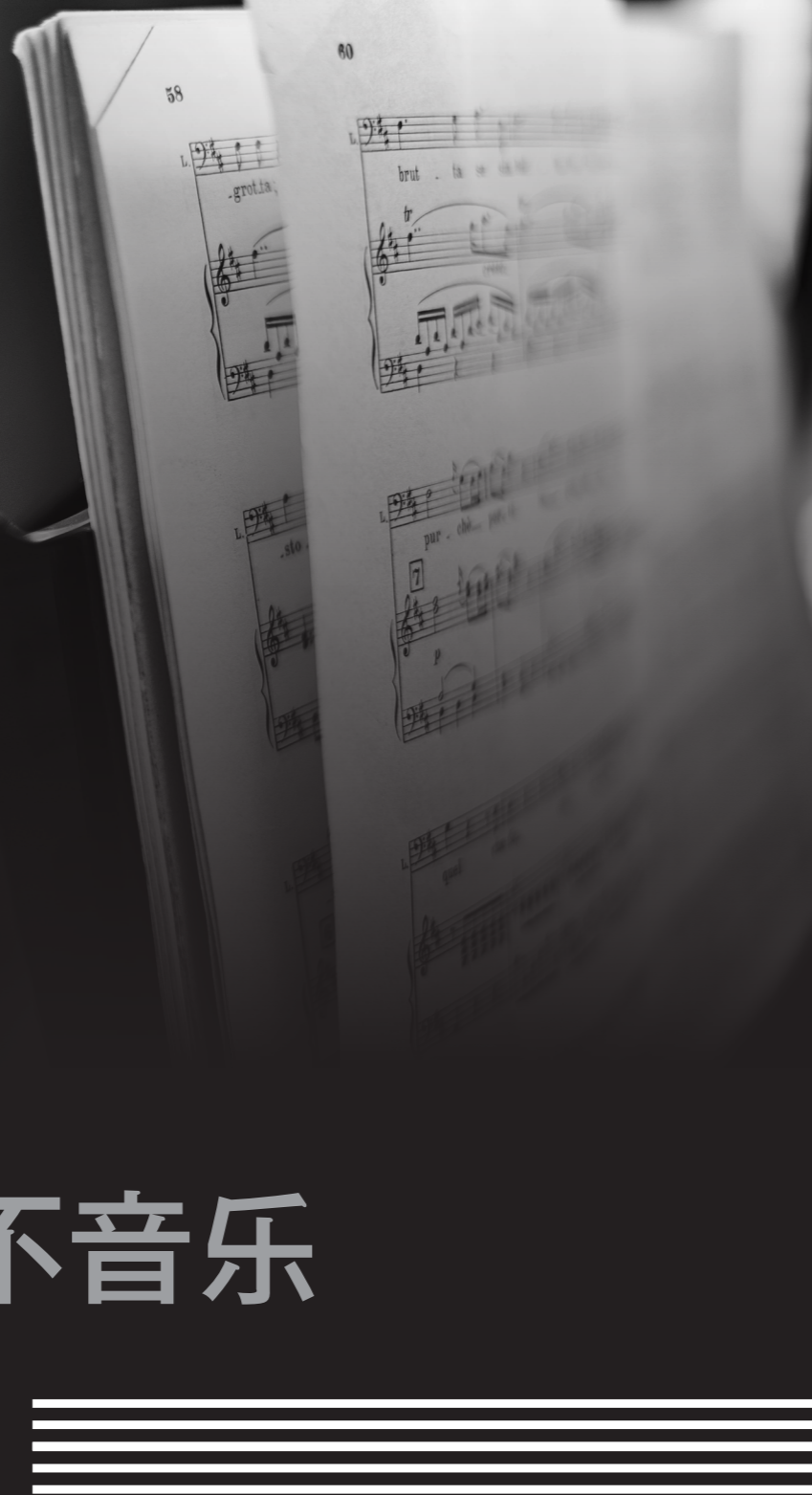
作者：学生新闻社 董子沛

石屋▼



无钢琴， 不音乐

尽管从小时候开始，爸爸就在家中放着各种古典音乐，并期冀我能记住他们，我也曾为了能有一项所谓的“一技之长”而学了七八年的电子琴，甚至也曾为了与同学们有话题可聊而重听古典音乐，但十几年过去，我能区分的曲子也只有蓝色多瑙河与春之声圆舞曲。偶尔我也会因为影视作品中演奏的流畅钢琴曲而在心中燃起一丝想要去弹琴的欲望，但总的来说，这么多年，古典乐曲主要作用就是使我学习时集中注意力。



直到上学期看到有“钢琴演奏艺术赏析”这门课，一直没有深入了解这些曲子的我突然决定挑战一下自己，去认真感受乐曲中的情感和乐曲背后的故事。同时，因为没有正规的聆听经验，我在这个课程的每一节课上都充满了面对新鲜事物的紧张感和兴奋感。

经过许多堂课的熏陶，一向急于记忆的我竟然记住了许多音乐家。比如土耳其钢琴家法佐·赛依，他的演奏从头到尾充满趣味性，最主要体现在他演奏时不断改变的、丰富到甚至有一些夸张的面部表情——在他的演奏中，钢琴曲里包含的感情有一部分是通过他的表情流露出来的。与法佐·赛依的夸张不同，克劳迪奥·阿劳的演奏则显得舒缓和踏实。他会在一定音量范围内，用丰富的力度变化把每个和弦与音符都弹奏得非常仔细。虽然有人说这种处理方法会影响他在乐曲中的自由发挥和所演奏出乐曲的总体感觉，但我仍然认定，比起演奏到高难度段落开始投机取巧、忽略几个音符、改变左右手指法的钢琴家来说，阿劳踏实的演奏风格和对琴谱的忠诚更能打动听者。

12月8日的课程内容是法派钢琴家的演奏。最后十几分钟里我们听了科尔托、李帕蒂和弗朗索瓦演奏的同一首肖邦的《降A大调华丽圆舞曲 OP.34》。三个版本的旋律基本相同，但演奏风格却相差甚大。

首先是科尔托。科尔托的演奏中有许多错音和漏音，但他却完全不在意演奏中的这些小差错，而是通过牺牲一些细节增加了曲子的整体气势。比起呆板地照搬乐谱，科尔托更注重对曲子整体感觉的把控和个性化的诠释。在演奏中，他擅长结合自己对曲子的理解，对乐曲进行小的改动以赋予曲子新的生命。比如他弹过的另一首肖邦的谐谑曲中，他右手的演奏速度不断变快，而与此同时，他又用左手的弹奏为曲子营造出了不同的层次。接着是李帕蒂的演奏。他的演奏给我的第一感觉则是欢快而自由——整首曲目的演奏是在精准控制的快速度中完成的，加快速度的时候也没有丢掉太多细节；而这种快速度却丝毫没有炫技的意思，只是优雅又淋漓尽致地把蕴含在曲子里面的感情表达了出来。最后是弗朗索瓦的演奏。他的演奏时长比另外两个版本多了一分多钟，听老师讲，是因为他“沉迷于自己美妙的演奏音色”。也确实，他的演奏即兴又洒脱、轻盈又灵巧，整首曲子音色极为柔美、节奏多变，投入了诸多跌宕起伏的情感。

由于这首圆舞曲节奏较为欢快、旋律也比较合我的胃口，课后我又找了阿图尔·鲁宾斯坦、约瑟夫·霍夫曼和克劳迪奥·阿劳的版本来听。鲁宾斯坦的演奏中，每个音符的停顿时间都比较短，节奏整洁清晰，曲子充满了活力。而阿劳的演奏方式依旧是缓慢又非常扎实的。





缓慢又非常扎实的。跟科尔托的版本相比，阿劳的版本少了一些随意度和那种强大的气势，但他放慢演奏速度的时刻也就是整首曲子最为精彩的时刻了——他总会用精巧的处理方法把每处细节演奏出来，精确把控每个停顿时间，让听者如我每次聆听这首曲子都会不断发现惊喜并不禁感叹音乐的绝妙；除此之外，他左右手演奏的节拍契合度堪称完美，听起来莫名有种畅快感。啊，想用一万个字吹捧他！也许我听音乐时，更注重的是细节有没有足够完善吧。

说起我后半学期听到的比较喜欢的曲子，就不得不说到另外一首——李斯特改编舒曼的《献词》了。因为这首曲子写于舒曼新婚时期，它的节奏欢快又不过分激烈，旋律充满幸福与快乐。我主要听了厄尔·怀尔德、叶甫盖尼·基辛的版本。但因为课后在音乐播放器里只找到了基辛的版本，我对怀尔德的版本没有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每天反反复复地听的是基辛的版本。基辛的演奏有一种青春的激情，能够很好的把《献词》中舒曼对妻子热烈真挚的爱意演奏出来。除了《献词》，课上我们还看了基辛演奏的李斯特《第十二狂想曲》的视频资料。印象里，尽管他的胳膊有些紧绷，但指法却非常特别、演奏动作十分轻盈；伴着他的演奏，我的周围逐渐安静下来，竟然像是逐渐进入了一个只有音乐和自己存在的世界。

在整个学期的课程中，我在听曲子的时候产生了许多奇妙感受，这些感受也许没有办法及时用文字记录下来、或是没法很好的用语言表达，但我相信这对于欣赏钢琴曲一定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尽管对自己喜欢听的东西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我仍然希望可以对不同的演奏方式、风格和不同曲子保有较大的接受度，欣赏钢琴曲的路上要思考的东西还很多，我还会继续发掘个人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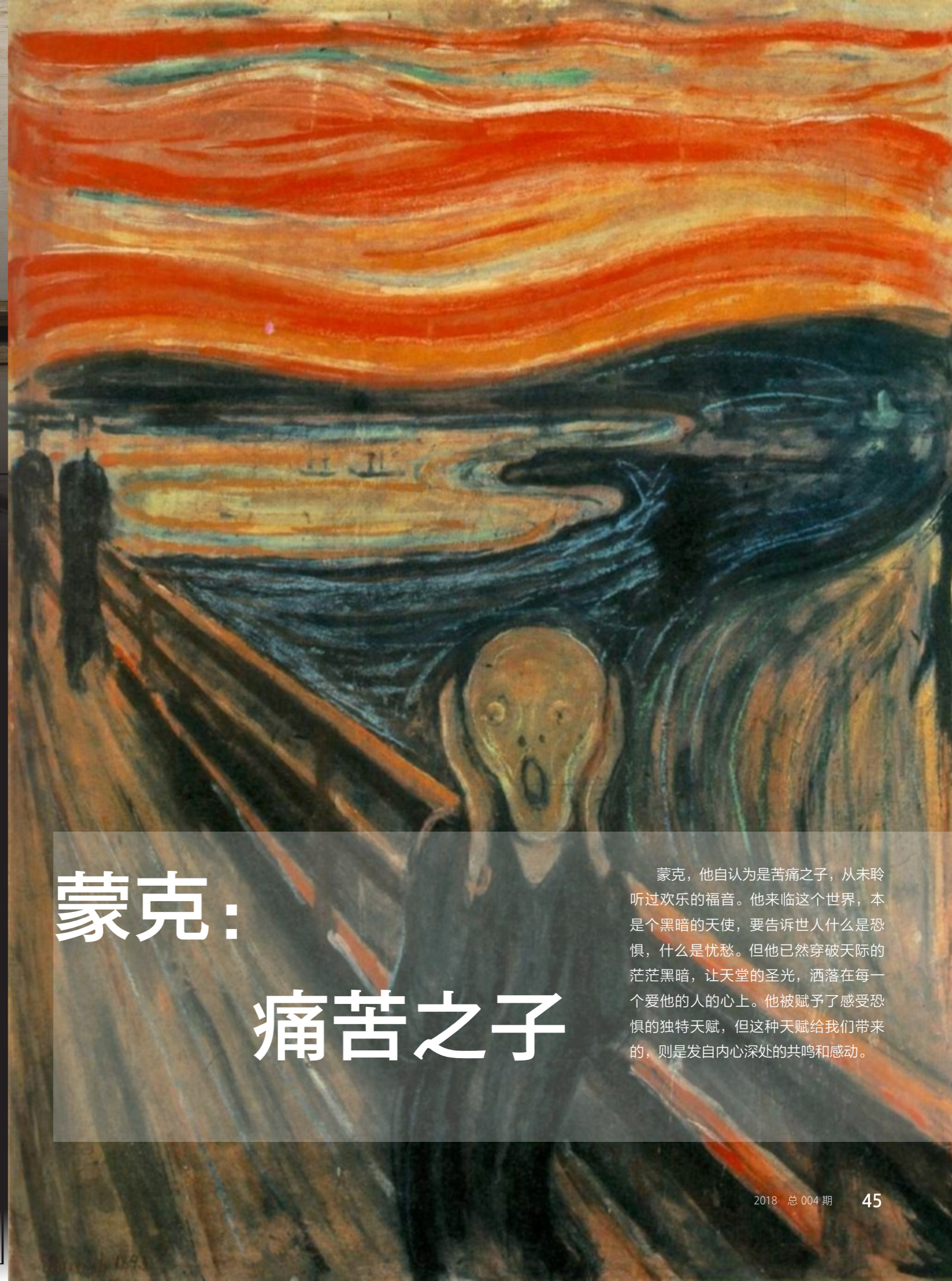
记得高中时，有个喜欢古典乐的朋友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

“这是古典乐最坏的年代，黄金时期的大师都已经不在。”

这也是古典乐最好的年代，除了大师们留下的财富，还有许多新星正在发光，还有更好的录音技术，最重要的是，还有更多的听众。”

而我，希望成为更多听众里的一个。

文字：宫钦乐
(作者系致新书院 2015 级本科生)



蒙克： 痛苦之子

蒙克，他自认为是苦痛之子，从未聆听过欢乐的福音。他来临这个世界，本是个黑暗的天使，要告诉世人什么是恐惧，什么是忧愁。但他已然冲破天际的茫茫黑暗，让天堂的圣光，洒落在每一个爱他的人的心上。他被赋予了感受恐惧的独特天赋，但这种天赋给我们带来的，则是发自内心的共鸣和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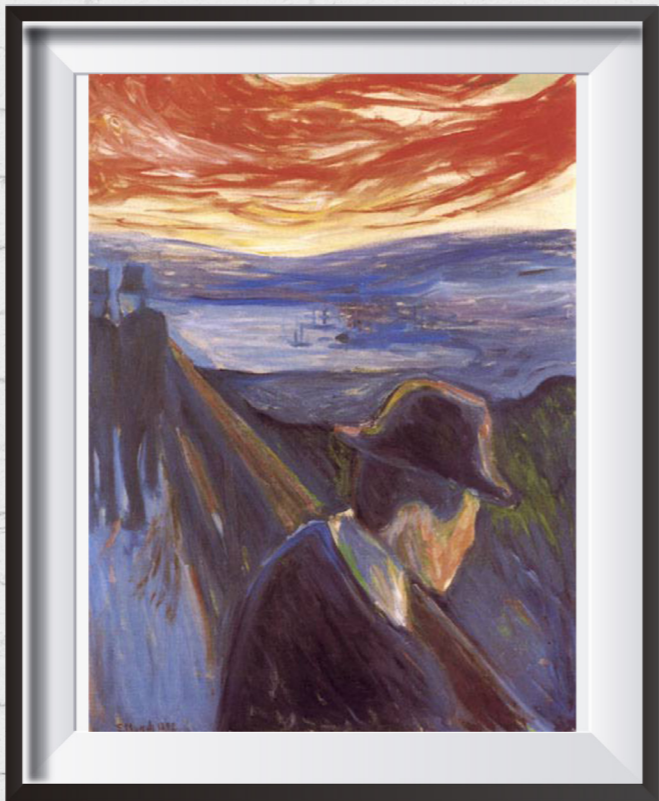
壹. 从《绝望》到《呐喊》

在《呐喊》的草图上，暗红色的天空之中，爱德华·蒙克用铅笔写下一行小字，“只有一个疯子才能画出这样的画”。

1892年，蒙克从法国留学归来，29岁的他在笔记里这样写道：“我与我的两位朋友沿着路走着，夕阳快要落下。我感到一丝忧伤，天空突然如血液一样鲜红。我停下脚步，倚在栏杆上，极度的疲惫让我快要死去。我看见，焰火似的天空如血红的剑，蓝色和黑色的峡湾与城市。我的朋友继续走着，留下我，站在原地，恐惧得战栗。我感到自然界中传来了一声可怕的永恒的呐喊。”

当时的蒙克站在奥斯陆著名景点艾克贝格山（Ekeberg）上一条位于高处的路上，在画中扭曲的背景之后，他的妹妹劳拉正因为精神问题而被关在奥斯陆医院之中，医院旁边是屠宰场，空间里充满了疾病、疯狂和死亡的气息。此时期挪威的艺术界和评论界对于蒙克作品的言论几乎是一边倒的攻击。恐惧和沮丧成为了蒙克内心主要的情绪。在艾克贝格山嶙峋的山壁与人迹罕至的落叶林间，他压抑的情感爆发出来，现实和精神的界线被猛地打破，糅合成为色彩的线条。

▼ Anxiety. 1894.



Despair. 1892. ▲

在1892年，蒙克创作了《绝望》《忧虑》这两幅先于《呐喊》的作品。从一开始的《绝望》到后来四个版本的《呐喊》，画中蒙克的脸渐渐地消散于背景之中，目光从低垂到遥望远处再到扭曲和空洞，蒙克在这一时期开始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如同妹妹劳拉一样，处于精神分裂的状态。

奥斯陆的艾克贝格公园在2013年开始对外开放，沿着轻轨和其下的碎石路慢慢走过去，整个奥斯陆海湾可以尽收眼底。岛屿散落在蔚蓝色的海面上，游船在其间翻起白色的浪花。林间小道旁的雕塑上落满了黄色的树叶。这里曾是奥斯陆自杀事件最为高发的区域，而如今走在静谧的林间，远眺海湾，有多少人能回忆起，120年前一位困顿的年轻人在这里有过绝望与彷徨？

贰. 《病中的女孩》

蒙克生于挪威的勒滕，长于奥斯陆。父亲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极为虔诚的基督教徒。而蒙克的父亲和祖父，都患有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疾病，前者在蒙克幼年时期导致了蒙克对于地狱根深蒂固的强烈恐惧。“如果你们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犯有罪孽，就会被投入地狱，没有任何宽恕的机会。”

蒙克继承了他父亲家族的疯癫，也继承了他母亲的羸弱。

在蒙克刚刚出生的时候，家人就决定立即给他施洗礼，原因就是他虚弱得马上就要死去。在当时，挪威是欧洲最为落后的几个国家之一，肺结核感染率达到了骇人听闻的3%。在目睹母亲因为肺结核而死去之后，蒙克自己也经受了肺结核的折磨，作为医生的父亲在蒙克和母亲患病时的无所作为使他极为失望。在蒙克肺结核症状最为严重的时期，他的父亲甚至对他说出这样的话——“我会为你祈祷，孩子。主会保佑你。他会把光照到你的身上，他会给你安宁。你不该多说话，你要每天都这样躺着。”

不久，小他5岁的妹妹索菲也因为母亲遗传给她的肺结核而永远离开人世，14岁的蒙克心里，从此留下了一片无法抹去的阴影。他永远也无法对妹妹的离去感到释怀。妹妹死前，父亲克里斯蒂安还要求她唱圣歌，索菲从床上挣扎坐起，躺到扶手椅上然后死去的画面一直萦绕在蒙克的脑海里，并成为了他最著名的画作之一，《病中的女孩》。

蒙克在底布之上涂抹了厚厚的颜料，精心处理了窗户和花盆的细节，又怀着对于妹妹的巨大悲痛，用铅笔头和小刀将画面破坏得支离破碎，使得原本安详忧伤的所有细节融化在蒙克内心的情感的狂暴迸发之中。

▼ Self-portrait. 1894.



The Sick Child. 1907. ▲

当时挪威的艺术界对于这种日后影响深远的粗暴手法产生了极大的愤怒。当时挪威现实主义的领头羊古斯塔夫·文采尔曾经在1886年《病中的女孩》展出后对蒙克说：“我觉得它恶心，蒙克，一幅垃圾。”

《病中的女孩》寄托了蒙克深沉的哀痛，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几易其稿，并以差不多十年一幅的频率，重新创作《病中的女孩》。在1889年，蒙克创作了《春天》，《春天》的视角拉的更远，更接近地面，窗帘轻舞，画面更为积极明亮。或许在1889年的蒙克看来，妹妹存在于人世的那段日子和此时的困顿相比，他更愿意把那些时光当成是春天照耀在他的孤独与苦痛之上的阳光，并永远保持着对其深眷的回忆。

叁. 《嫌疑犯》

汉斯·耶格（Hans Jaeger），这个蒙克在他的大咖啡馆里结识的朋友，这个挪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对于蒙克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蒙克和耶格交往的时期里，他的绘画风格随着人生观的转变也产生了较大的变化。

在索菲逝去以后，蒙克对于他父亲给他灌输的宗教观念起了怀疑。而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则成为了蒙克心中的一个结。他开始大量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这些书满足了蒙克对于探究灵魂的渴望，更重要的是，书中有着对于家庭内部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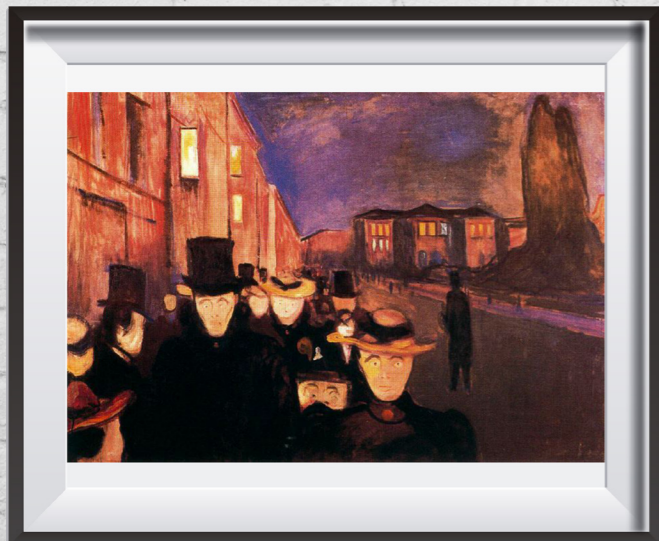
和弑父动机之罪恶感的描写。在一幅作品里，他也曾极度丑化过他父亲。在这一时期，他与父亲之间的矛盾因为种种原因而激化了。

耶格曾经撞见他搞把手枪杀了他的父亲。但是蒙克对于父亲的情感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他虽然如此厌恶他的父亲，但赴法国巴黎留学四个月，在郊外躲避瘟疫的蒙克听说父亲去世的消息后，虽然极度困顿，还是将所有的钱汇回了家中。耶格除了唆使蒙克弑父以外，还在当时奥斯陆的社交圈子里宣扬女性的性解放思想。他与一位名叫乌拉的女子曾经有过一段绯闻。而后者受了耶格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也曾引诱过蒙克。乌拉此时，也是蒙克老师克罗格的情妇，并为克罗格诞有一子，但蒙克对乌拉不太感兴趣。蒙克所向往的，是另一个名叫米莉的女人。在与她交往的时期里，蒙克常常处于对性的渴望和对艺术的渴望之间的矛盾。而米莉恰巧又热衷于挑逗蒙克的情绪，并将其视作是自己的一个玩具。和乌达与米莉的交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奠定了蒙克日后的厌女症。

蒙克曾经为耶格画过一幅笔法细腻的画像。图中耶格身着蓝衣，戴着棕褐色的圆边礼帽，斜倚在蓝色的长沙发上。光线从左边射入，耶格右边的脸就隐藏在黑暗之中。

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那双眼睛，深深压在一道帽檐之下。右眼下面有一道黑色的疤。在蒙克另一幅作品《嫌疑犯》里，画面之中那个神情阴郁的凶手，在他低下的脸上，也可以找到那条浓浓抹上的疤痕。而《嫌疑犯》里的另一个人，那个躺着地上的凶手，粗看之下，与蒙克《嫉妒》里他自己的身形极为相像。

Evening on Karl Johan Street. 1892. ▼



肆.《吸血鬼》

1982年10月，蒙克的巴黎个展展出了包括《绝望》《卡尔·约翰大街之夜》在内的五十多幅作品。当时的欧洲主流艺术界，已经对蒙克的作品失去了信心。他们已经不会从技术层面来批评蒙克，他的不稳定的精神状态成为了主流艺术家们对他讥讽的最佳理由。他的画，也被称为从无政府主义中诞生的“怪胎”。

虽然因为精神问题而为奥斯陆的人们所不容，蒙克此时也终于等来了自己的伯乐。当他在柏林展出他的画时，他的艺术手法被一群年轻人和画商所赏识。但其中所蕴含着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技巧本身那种情感的宣泄，甚至连当时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也无法忍受，他甚至认为这些画极为恶心。在威廉二世的施压下，艺术家协会主导了一次针对蒙克的投票。120:104。反对的一方以十六票之差胜出。蒙克的画展在第二天就被迫关闭了，但此后的一周内，蒙克一改在奥斯陆的处境，备受世人瞩目，并跻身于柏林艺术圈子里。

此时柏林社会新潮的领导者是奥古特斯·斯特林堡，来自瑞典的另一个“耶格”。斯特林堡是戏剧家，曾经在奥斯陆的大咖啡馆里，从耶格身上汲取了那种无政府主义者的不羁气质。在柏林的圈子里，蒙克遇见了另一个在女权运动里解放出来的女性。这一次，是一个叫达格妮的女人。

达格妮在斯特林堡，蒙克和另一个来自波兰的诗人普茨拜科夫斯基之间纠缠不清。最后选择了普茨拜科夫斯基作为婚姻伴侣。但普茨拜科夫斯基很轻视女性，也很轻视这重关系，仍愿意与蒙克和斯特林堡分享自己的妻子。这件事使蒙克产生了对人际关系的怀疑和对女性的恐惧。这些情绪反映与他的《嫉妒》《圣母》和《吸血鬼》之中。在《吸血鬼》中，憎恶表达得更为强烈。阴暗逼仄的背景之中，画里的女性吸血鬼散开血红的头发，血液和头发如火焰一样在画面里四散流动。

达格妮也是蒙克唯一画过全身肖像的女性朋友。在那副画像里，达格妮的头微微上仰，眼睛看向画外的蒙克。轻佻的笑浮于深紫的背景之上，犹如置于蒙克为灵魂专设的解剖台上。在1901年，她死于情人的枪口之下。达格妮的故事就以她的彻底沦落和这样的血腥悲剧画上了句号。

告别了柏林，蒙克又回到了挪威的奥斯陆。此前的1892年，蒙克漫步与艾格贝克的山路上，画下了《绝望》和《忧虑》。从德国归来之后，他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呐喊》，并开始了与世俗逐渐决裂的过程。



Spring Day on Karl Johan Street. 1890. ▲

伍.《卡尔·约翰大街之夜》

《卡尔·约翰大街之夜》是蒙克风格从前期《卡尔·约翰大街的春天》这样明丽的印象派转变为我们所熟知的《呐喊》里那个爱德华·蒙克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蒙克成熟之后，采用后印象派的笔法，但其中内容和气质，则更像是象征派的作品。1892年，他创作这幅画时，里面人的形象就与后来《呐喊》中的极为相似。扭曲，空洞。有评论者认为这是欧洲第一幅描述都市生活苦闷之作。但一眼看上去，画中的人物又如鬼魂一般，相互拥挤着扑向站在画前的看客。或许蒙克在此时经受着现实社会的压迫。但当93年他留学归来之后，虽然在生活条件上慢慢有了改善，蒙克却面临着内心与日俱增的焦虑和恐惧。

1894年，他在柏林认识了同样是挪威人的剧作家易卜生。1895年，蒙克和易卜生的私交更近一步，但也就在同年，疾病和死亡的阴霾又一次降临了蒙克的生活，他在世的兄弟姐妹之中唯一健康的安德雷亚斯也没能逃出死神的诅咒。

由于此事，蒙克的精神遭受了很严重的打击。与1890年梵高自杀之后一样，蒙克受到他人死亡的影响，再次陷入了对于死亡的恐惧之中，并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妹妹索亚之死的油画。此时期蒙克的精神状态变得极差，甚至开始毁坏他的作品，包括那些未售和已售的。

图拉·图尔森就在此时走入蒙克的生活。曾经饱受乌拉、米莉和达格妮折磨的蒙克对于女性的恐惧又一次爆发了出来。

蒙克意图拒绝图拉的爱情，但她步步紧逼，使蒙克变成了一个对女性彻底失望和厌恶的人。

他以《生命之舞》作为他“生命”系列组画的结尾。在《生

命之舞》中间的那个女子是蒙克的初恋米莉，而左右的两个则都以图拉为原型。

1902年图拉在一次与蒙克的争执中试图以自杀来逼迫蒙克接受她的爱情。二人在争夺图拉为了自杀准备的手枪时，图拉失手用手枪打中蒙克的左手手指。蒙克和图拉的故事就以这样一个悲剧结尾。之后的几年，蒙克的艺术创作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登上了他人生的巅峰。但他的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差。在1906年他给自己画的自画像里，画中的蒙克身着一件深绿的西装，戴着一条红领带，独自一人坐在餐桌上。《卡尔·约翰大街之夜》之中的鬼魂在这幅画里仍阴魂不散。苍白的皮肤和大张的眼睛与嘴组成的脸被蒙克安放在脑后的空间。蒙克的嘴角下垂，一半的脸背着光显得极端的抑郁。

此时蒙克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酒精和压力使的蒙克的精神再也无法支持下去。他求助于德国的丹尼尔·贾克布逊博士。休克疗法治好了他的酗酒，也改变了他的性格。1909年蒙克从德国回到奥斯陆，在院子里建了一间画室，无论早晚，他都一直不停地作画。他与家人交流的方式就是一张张纸条，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后期，他的画风重新开始明朗起来。

而他的祖国，挪威，在他画出第一幅代表作《病中的女孩》22年之后终于给他颁发了一枚勋章。祖国对他伸出的善意之手，令这位老人感动不已。

陆.后记

1944年1月23日，在庆祝完自己八十岁生日的一个月之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奥斯陆附近的艾可利安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将自己所有的物品都捐赠给了奥斯陆政府，其中包括他的房子、6座雕塑、1000幅油画、超过15000张版画、4000幅素描和水彩以及他大量的绘画工具、笔记和文章。这些画和物品被保存在奥斯陆为蒙克设立的纪念馆里，时不时会借给其他博物馆以供展览。蒙克所留下的，不仅滋润了像毕加索这样杰出的后来者，更给世界艺术史奉上一份的极为宝贵的财富。

蒙克，他自认为是苦痛之子，从未聆听过欢乐的福音。他来临这个世界，本是个黑暗的天使，要告诉世人什么是恐惧，什么是忧愁。但他已然冲破天际的茫茫黑暗，让天堂的圣光，洒落在每一个爱他的人的心上。他被赋予了感受恐惧的独特天赋，但这种天赋给我们带来的，则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共鸣和感动。

文字：宋舒乐

吃掉那个问题

每个南科人，多多少少都会面临着和“睡眠”有关的问题——该睡觉的时候不能睡，不能睡的时候想睡觉，想睡觉的时候又睡不着……熬夜时如何保持精力？熬夜多了要怎么保持健康？如何将生物钟调回正常状态？觉得这些很难做到吗？那就张开大口吃掉那个问题吧。

咖啡

很多人会误以为喝点咖啡就能提升工作效率和准确性，但其实它主要的功能是你兴奋起来。累了，困了，感冒了，无所事事久了之后，喝点咖啡因饮料，能消除疲劳带来的负面效果。这种短时间内提升精力的效果当然是有一定代价的。大脑得不到恰当的休息会导致认知能力不断下滑，以前能在三个小时内看完的 paper，现在可能要花一个上午的时间才能理解。能补上的是预支，不能补上的就是透支了。

对于南科大的朋友们，咖啡最实在的用处就是止困了。毕竟有时候时间才是决定因素，能在ddl之前抢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比什么都重要。影响程度因人而异，差异主要是源于基因。有的人天生耐受咖啡因，有的人则对它异常敏感。

但我觉得稍微有点耐受性还是好事。几罐咖啡是小钱，等做完作业累极摊软在床上却睡不着才是最痛苦的。

市面上常见的咖啡因饮料蛮多，含量差距也很大。星巴克提供的各式饮品中，煮咖啡大概是含量最高的，能达到320mg左右（大杯）。最低的应该就是热可可了，每杯只含25mg咖啡因，只能算是一杯普通的甜品。

国人最爱的茶饮料也有一定的浓度，影响因素大概是品种、场地和工艺。据研究，茶水中咖啡因浓度最高的是一种叫“金芽贡茶”的茶叶。铁观音中咖啡因浓度很低，每升只含6mg。总体来说，绿茶和乌龙茶对抗睡眠的效果比不过红茶和普洱。

服用纯的咖啡因药物另论。其实通过饮用咖啡，我们一次不会摄入太高剂量的咖啡因。考虑到人体吸收和代谢咖啡因的能力，想要达到能够对神经系统造成过度刺激，然后由于心动过速或是抽搐乃至猝死的剂量，你就得在一个小时内喝掉30-50杯雀巢速溶咖啡。当然，我们日常喝的可乐里面也含有一定浓度的咖啡因，将那些速溶咖啡折算成冰阔落，你需要26L，也就是差不多半个女朋友那么重的可乐才行。

相比于头悬梁锥刺股，咖啡其实是蛮安全的一种抗疲劳方式。但咖啡因作为一种神经兴奋剂，具有一定的成瘾性，戒咖啡的几天也挺痛苦的，人会变得很暴躁，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一折磨。



维生素 B

熬夜其实是非常累人的一件事，但这种疲惫又和运动之后乳酸堆积的酸麻胀痛有所不同。熬夜给我个人带来的直观感受就是那种挥之不去的“迟钝感”。虽然打字打多了确实容易诱发腱鞘炎，坐姿不对也会导致肌肉紧张，但你的疲惫可能并非由于肌肉的过度运动，而是体内缺少维生素 B。维生素 B 能够缓解肌肉疲劳，增强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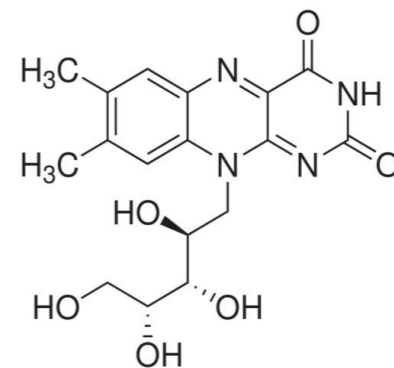
维生素 B 族都是水溶性的，在体内滞留的时间也很短。特别是在熬夜的时候，人体会失去一定量的维 B。如果是喝了咖啡、茶这样的饮料之后，也需要及时补充维生素 B。咖啡因会消耗体内的肌醇，也就是维生素 B 族中的 B8。这也是在红牛中添加肌醇的原因，当肌醇被大量消耗，人体肌肉疲惫，咖啡因的效果也会减弱。

至于维生素 B 族的其他成员，他们

对人体产生的效果都是很诱人的。B1 对心血管好——深夜心脏一阵狂跳还是很吓人的，感觉随时会猝死；B5 维护头发和皮肤的健康，帮助搞定脱发的问题；缺乏 B7 是真的会脱毛的……

维生素是一个大家庭，包含了不同种类的物质。缺乏任何一种维生素都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对于我们这群整天对着电脑阅读的人来说，眼干、眼涩怕是逃不掉的梦魇，可以试着用维生素 A 来缓解一下症状。



▲ 维生素 B2

假如你经常因为口腔溃疡而烦恼，那你可能不很爱吃水果蔬菜，除了有意识地多吃一点之外，可以试试补充维生素 C 来预防。这里推荐大家吃维生素 C 咀嚼片。建议尽量避免使用泡腾片，因为其中发泡所用的钠盐会对肾脏造成额外的负担。同时可以补充适量的坚果来提高维生素 E 的摄入，但也要注意不要太多哦，毕竟坚果的脂肪含量也是不少呢。

市面上各种维生素之间，价格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从几块到几百块都有。药店里卖的小瓶的药片一般都只有几块钱，这些就属于是人工合成的西药制剂。那些能卖到百来块的保健品，除了提取自天然材料，使得制造成本更高昂之外，包装和宣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实从化学本质来说是，它们的主要成分都一样，药效也不会有很大差别。值得一提的是要使用复合多维素的药品，平衡摄取更好。

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每天好好吃饭。从食物中摄取维生素，所得更为均衡。通过食用水果蔬菜，以及鱼类、肝脏等食物，其实已经足以补充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褪黑素

南科大的同学们熬夜刷 deadline 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使自身的生物钟相对正常作息时间滞后许多。当你想要久违地想用早睡来犒劳自己一下时，却无奈地发现还是得等到两三点才能入眠。疲惫伴着室友阵阵的呼噜声向你袭来，要用什么才能满足你对睡眠的渴望呢？

给大家分享一款亡羊补牢的好东西，它就是能够帮助人体调节和恢复生物节律，被业界奉为“黑暗荷尔蒙”的褪黑素。先来说点干巴巴的科学知识。褪黑素又称美拉酮宁，是由哺乳动物和人类的松果体产生的胺类激素，属于生物体中的荷尔蒙，含量不固定，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夜晚分泌量大于白天，分泌周期如下：晚上 20 点开始分泌，并逐渐升高，至凌晨 2~3 点达到最大值，而后逐渐下降，睡眠同时变浅，直至醒来。

细心的同学发现没有，褪黑素分泌量与睡眠深度是同步的。在想入睡时适当些补充褪黑素就好比请了外援。即使我们自身在这个时候没能分泌足够的褪黑素，这些小药片一样可以帮助我们调整和恢复昼夜节律，从而加深睡眠，提高睡眠质量。

睡好了身体才能得到足够的休息，美容觉就是这个道理。褪黑素在带来改善睡眠质量效果的同时，也能够延缓机体衰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褪黑素在你需要入眠的时刻提供强力支持，也能帮助你恢复正常的生物钟。有专家认为，人体会自动记录下相应时段你体内含有的褪黑素含量，从而通过提早分泌充足的褪黑素。利用褪黑素调整好你的生物钟，最后在不使用褪黑素的情况下，你也能正常的时间入睡。

褪黑素对于改善睡眠的作用是温和且较为肯定的，只需要一点点褪黑素 (1 ~ 3mg) 就有较为理想的催眠效果。它的生物半衰期也很短，口服几小时后就降至正常人的生理水平。由于褪黑素是人体本来就有的激素，通过体内相对应的代谢途径，药物及其代谢物不会在体内蓄积。所以短期使用褪黑素是相对较为安全的。

市面上好的褪黑素不是太便宜，但相比于健康，钱是小问题。好不容易在褪黑素的帮助下恢复了原有的作息，再想回到以前的修仙生活就很困难。要



告别修仙生活，除了在药物的帮助下，自己内心一定要坚定。不能什么事情都拖到最后时刻才完成，这样才能逃脱被 deadline 支配的恐惧。

中国人的哲学就是不管什么问题总能通过吃来解决。这些药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熬夜带来的健康问题。但在文章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谨遵医嘱！

谨遵医嘱！

谨遵医嘱！

最好能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我们也只是基于自身的经历来给大家介绍这些

东西。毕竟人与人的体质不同，难免也会出现“吾之蜜糖，彼之砒霜”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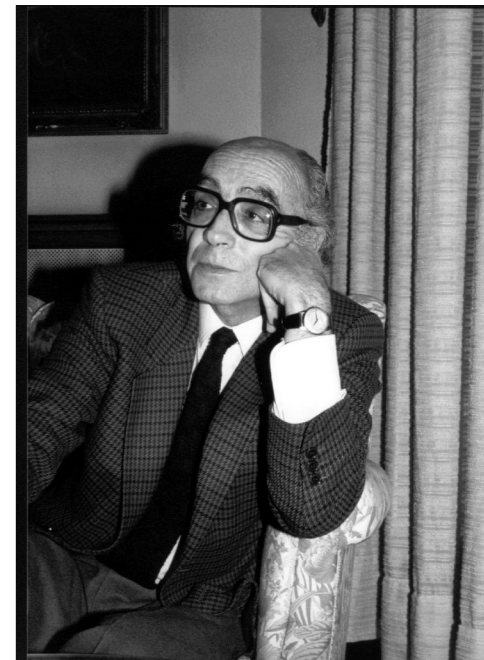
文字：张佳晨 董子沛 张展

“

当所有人都恢复了视力，全城欢庆之时医生对他的妻子说：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

”

《失明症漫记》有感



何塞·萨拉马戈▲

读萨拉马戈的作品，需要一点点的勇气。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有多么晦涩难懂，虽然他运用了大量的隐喻才编织成了这个故事，但作为小说家，他亦成功达到了表情达意的目的。需要勇气来面对的，是作品中荒诞的世界、在正常的逻辑链条后面，潜藏着的动荡和不安。

《复明症漫记》是在《失明症漫记》之后，2004 年完成的。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人事。而我是从《复明症漫记》入手，那一本书作为萨拉马戈更为成熟的作品，里头畸形的社会内涵更深。读他的书像是做归谬法，看过萨拉马戈一步步推出来的结果，就会对现实产生一点怀疑，感到一点寒意。而《失明症漫记》则正如同公认的那样，是他最令人不安的作品了。

故事的开头，第一位失明者坐在十字路口的汽车里。生理上一切正常，却不能视物，“睁着眼睛沉入了牛奶海之中”。如果说这只能带来一丝丝害怕和困惑，第二个病人则会使人心生恐惧。第二个被传染上失明症的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

路人，而他的“正义感”在第一位失明者踏入家门的那一刹那，土崩瓦解。失明即不可视物，不可视物即无从追查。他顺走了第一位失明者的车，也因为这一卑鄙的行为被人呼作“偷车贼”，直到他作为这场时疫中的第一个牺牲者在感染和唾弃中死去。

开头的一个小情节中，可以提炼出这么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当时约束我们的一种监督机制突然消失之时，人会有什么反应？萨拉马戈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失控，于是变成野兽。

《失明症漫记》中的高潮发生于疯人院，小空间中塞满了大量的人物细节。这种逼仄的环境如同养蛊的罐子，围绕生存资源的竞争和冲突，催化了“野兽”的代表——以“歹徒首领”为中心的小团伙。装备精良，心狠手辣。这伙人控制了食物，以此要挟其他盲人，缴纳财务，甚至逼迫女人服“淫役”以换取食物。

残忍故事的本质换上了不同的面孔，以相似的方式于生活



▲《失明症漫记》

“

医生的妻子向上望，天空一片白色，向下看，城市还在那里。

”

中一次次重演，毒品、石化资源等等。歹徒首领刚被医生的妻子杀了，盲人会计又捡起了枪。以暴力求权利，再以权力换取利益的逻辑链条，顽固而强大。

萨拉马戈是个运用隐喻的大家。在《失明症漫记》和《复明症漫记》之中，人物都没有具体的名字，只有代号，“医生”、“戴黑眼镜的老人”、“戴墨镜的姑娘”，而代号创造了普适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作者意图使用这种方式告诉读者：这里头的故事随时会降临到你的头上。国家地区没有名字，背景模糊而虚幻，近看却有着血肉分明的细节。强烈的对比和隐喻使得我在阅读时陷于共鸣和惊恐中不可自拔。

故事中当之无愧的女一号，当属医生的妻子，勇敢而坚韧。她是这场灾难中唯一一个没有失明的人。没有失去视力，也意味着她对苦难有深切的体会。只有通过她所看到的，还有依附于她的行为举止上的细节，故事才能有更进一步的升华——从对现实的隐喻上升到对人性的探讨。人经过了漫长的进化，到底拥有了怎样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又将如何把人与其他物种分辨开来？只有将人放置在与兽等同的境地中，方能得到答案。

惭愧地说，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我也没能领会萨拉马戈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也曾尝试着和别人讨论，每个人有他们自己的观点想法。而我可以分享的，只是些个人的体会罢了。失明弱化了人与人形成的群体中物质层面的交流，也暴露出了精神层面上的交流。“我是人”，这样一个简单的认同，可以给冷漠的环境、残酷的生存添上一抹温暖的

颜色。而群体性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不良的影响。人群中总会滋生一种“法不责我”的错觉。两个小团体，一个以医生的妻子为首，一个以歹徒首领为首，分别代表了人的群体性中包含的光明和黑暗这两个对立面，但这种对立并非是绝对的。医生的妻子杀了歹徒首领，即可视为人性中善的一部分于冲突背景下作出的让步。

在《失明症漫记》中从个人上升到集体，再于《复明症漫记》上升到国家、社会，可以说人的共性和个性在萨拉马戈的笔下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剖析求索。掩卷沉思之时，除了回味只由逗号、分号、句号串联起的大段落和伟大想象所带来的奇妙刺激之外，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探究一些问题？就如同《失明症漫记》和《复明症漫记》的译者范维信先生说的那样；他写作不是为了读者消遣，而是要把令人愤斥的社会现象写出来，让人们思考。

《失明症漫记》的故事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局，当所有人都恢复了视力，全城欢庆之时医生对他的妻子说；我想我们没有失明，我想我们现在是盲人；能看得见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见的盲人。

医生的妻子向上望，天空一片白色，向下看，城市还在那里。

文字：曾宏毅



《金刚狼》

LOGAN

——一代X战警的终结



2018年，IP电影续集扎堆上映。《复仇者联盟》，《星球大战》，《移动迷宫》等，这些系列电影追随者众多，有着良好的口碑积累和强大的票房号召力，正蓄力于全球市场一战。今年三月份已经上映的《黑豹》作为春节档之后第一部进口大片，在内地的口碑却意外遇冷，豆瓣评分跌破7分。

去年同期，系列电影《金刚狼3：殊死一战》上映，不仅赢得6.17亿的全球票房，更收获了IMDB8.8、豆瓣8.3的超高评分，在超级英雄电影史上仅次于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蝙蝠侠》系列。对于超级英雄电影来说，想要票房口碑双丰收，片方不仅要考虑如何在延续前作世界观下，使得剧情逻辑合理、人物出彩，也要在特效、动作设计、剪辑节奏上满足观众对爆米花电影的期待。

那么，《金刚狼3》这样一部口碑票房双成功的超级英雄电影与其他的超级英雄电影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从剧作上来说，这一部的时间背景设置在2029年，这是系列至今为止去到最远的年份——在此之前是《X战警：逆转未来》结束的2023年，那时变种人学校还一片欣欣向荣，而这部影片的一开始就交代了变种人几近灭绝的事实，奠定了整个电影。同时，这也引发了观众的兴趣，好奇从重塑未来到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影片的最后才借用赞德·赖斯博士之口解释了变种人逐渐灭绝的来龙去脉。

再来说到原著，漫威世界错综复杂，除了主世界还有各式各样的平行世界。《X战警》系列大多忠实于漫画的主线设定，而《金刚狼3》的故事设定，正取自漫画《暮狼寻乡》。

整个故事情节由导演詹姆斯·曼高德结合另一部漫画《失落的纯真》（关于小女孩劳拉）重新编写。就故事改编上，导演挑选的这两部漫画原著很好地满足了片方的需求也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为金刚狼系列钉上了最后一个结实的钉子。作为最后一部休杰克曼饰演的金刚狼，从前期宣传营销都一直是主打的英雄迟暮的主题，《暮狼寻乡》正好符合这一设定。另一方面，一代超级英雄的没落就必定要引入一个接班人的角色。比如隔壁DC宇宙的蝙蝠侠最后一部，蝙蝠侠选定了罗宾作为接班人后才选择了毅然决然的隐退。在《金刚狼》系列的漫画中，金刚狼在616主世界死后劳拉顶替了金刚狼的称呼成为新一代的金刚狼。导演贴合原作，不仅把大叔和萝莉这种深受观众喜爱的商业片常用的组合设定再一次搬上了大荧幕，也用全新的角色“劳拉”让金刚狼这个在二十世纪福克斯超级英雄电影宇宙中活跃了近二十年的身影焕发出新的活力。

片方官方说电影Logan的主题对《不可饶恕》、《摔跤手》、《原野奇侠》等片都做了各种借鉴。看来导演编剧可能认为，对于金刚狼这个要在大银幕上终结自己命运的角色，着重于人物成长的西部片是最好的类型载体。在这一部里，狼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面貌出现。和故事的英文片名一样，导演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罗根——打斗能力严重退化、飞扬跋扈的性格有所收敛、学会了如何低头的罗根——身上，向大家讲述了这个逐渐老去的男人，作为普通人类的一面。

金刚狼这个人物是一直在成长的，就像影片中X教授

说的，刚开始他是一匹野兽，一个以粗犷、暴力著称的超级英雄。为了突出他的成长，影片在开头用不多的镜头塑造了一个与观众印象中截然不同的金刚狼。影片开头，狼叔躺在车里被几个小混混卸车，按照以往的套路我已经猜到狼叔会让他们在震惊与后悔中死去，速战速决，然而狼叔没有这么做，取而代之的是他瘸着腿下车说这几句毫无威慑力的警告，甚至最后被逼着露出狼爪也没有赶尽杀绝。这里已经显示出，这部电影不是来塑造英雄的而是来反英雄的。在过去的任何一部X战警系列的电影里，狼叔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就算是饰演无关紧要角色，也总有着他标志的发型胡须，以及满嘴的脏话。在这部片子里，当用回了自己的本名（詹姆斯·罗根·豪利特）的金刚狼被人认出时，他一句你认错了，轻轻带过。在电影宇宙中的第一次，狼叔老了，此时的他对生活是没有向往的——爪子生锈无法伸出，老花眼，生活窘迫，爱的人一个个死去。他唯一活下去的理由就是还要照顾好父亲般的X教授。

这部电影的实质内核其实是父权。X教授对于狼叔就是父亲一样的存在。在教授死去之前，他一直是狼叔放在心中无可替代的第一位上。所以面临教授的死，他慌乱愤怒的像个孩子。对于金刚狼来说，失去X教授就像失去父亲，这意味着自己也被迫成为了再也不能软弱的父亲。一代父权倒下就会有新一代的父权顶替，于是狼叔和劳拉之间又建立起了新的父权联系。更准确的说，在教授死之前他一直在逃避自己是劳拉父亲的事实与责任。而当教授倒下，他才终于

能正视自己的身份和责任，达到了自我认知的平衡，真正从内心开始接纳劳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后他能为了劳拉慷慨赴死，承担起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在影片的最后，劳拉将十字架改放为X，和小伙伴们一起走向新生活。随着狼叔的死，老一代X战警终结，而劳拉则代表着新一代变种将X战警的精神一直延续了下去。

除此以外，X24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是狼叔镜面一般的存在，代表着狼叔抛去人性的所有兽性，就像狼叔莽撞轻狂的不成熟时代，眼睛里只有杀戮和暴力。劳拉作为狼叔的血脉，就像一个幼年版的他，和他有着相似脾气，这部影片让幼年青年老年的狼叔同时存在，某种意义上，狼叔杀死了自己的兽性而选择去保留自己的人性并引导其向好的一面发展，也是一种对自我的救赎。让英雄的挽歌增加了一抹余晖。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原野奇侠》的台词——“人必须忠于自己，不能违背自己的本性。带着杀戮活下去很艰难，这条路没有退路。是对是错你都得背负，直至一生。现在快回去找你妈妈，告诉她一切都好。山谷里再也不会再有枪声了。”

文字：邵映溪

南科的夜

文 / 李文玉

南科人的一天，起点五花八门。躺在床上当然是一种选择，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00:00只是夜里的一个寻常时刻。此时图书馆已经关门，还在读书的同学散落在学校各处。在寝室里，在教学楼空荡荡的教室里，还有宿舍楼的自习室，都有人温书。湖畔是繁华与宁静冲突对撞的地方，夜景最美。无风的晚上，水平如镜。几栋宿舍同各书院活动室的灯火交相辉映。夜空是淡紫色的，有星疏疏地缀在水下的天空中。

不同的人自然有各自的作息。一科的灯总是熄得最晚，一两点从湖畔宿舍的楼上远眺，目光越过工地，实验室灯火通明。独自莫凭栏，意思是凭栏易生戚戚之感。夜里也不会有什么人在陪你赏景。自己站在露台上。前方有一片矮树和灌木杂掩的小园，流水淙淙。又远能看到自行车道，橘黄色的灯蜿蜒绕过一个小丘，指向休憩的图书馆。我若是在自习室学累了就来这里看看。每以为此刻大家各安其所，道路无人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两个晚归的沿着坡缓缓走上来。

我也在南科的夜里空耗过许多时辰。有段时间常熬通宵，和人在外饮食散步也有，促膝长谈至天色微明也有，通宵读书写稿也有。南科夜里的许多地方我都走过。最吓人的当属碉楼了，相互缠绕的藤蔓，潮湿低矮的屋子，鬼气森森。前些年刚建校时这里还没荒废想必还能走走，但现在新枝老藤几乎已经把路堵死了，很少人在夜里会来这个地方。其实十年前这里还住人，那些自由生长的植物很迅速地磨灭了那些痕迹。第二当属大沙河畔地底的污水处理池。灯光惨白。脚步声反复回荡，还有阴暗角落里啮齿动物发出的的低微的响动。

夜里的一教很空。晚上吃饭回来的时候，会顺手在路边的小摊上买点水果什么的。一般就在一教四五楼找间空教室边吃边聊。从晚课结束到次日天明，待在一教的人不会多，但也不会没人。自从村委楼倒了以后，一教的顶楼就成了夜里观景的胜地。走在顶楼，要小心别被脚下的管道绊住。往下看，道路在路灯下显得很干净。远处是智园，在校外，但也属于南科大的地方。电子系和计算机系的实验室就在那些形状各异的建筑里面。跨年那天凌晨，我回校时看群里电子系的学长说他们实验室有七成的人都在。后来问了一圈，几个系的实验室大抵都是这样。塘朗的山化作夜幕上的一块墨影，将远处的智园衬得愈发明亮。

在夜里，看南科的水绝对是一种享受。有湖，有下面延伸出的小小溪流，还有最外面的那条大沙河，各有各的韵味。湖其实只是一片人工围起的浅塘，叫着叫着也就承认了它作为湖的地位。湖边有蒹葭，根扎在湖底的泥里面，不很高，被顶上的穗子坠得微弯。因为有了几根苇子，夜里看湖倒能有种夜色苍苍的意味。湖心有岛，是院士住的九华精舍。湖景衬得几间小墅落落大方，

令人心神往之。溪中有鱼，也种睡莲。天气暖时睡莲就开花，夜里莲瓣会收起来，只留着艳丽的颜色在外面。大沙河两岸有步道，树木遮掩，平常没什么人往这里走。人行在小路惊了夜禽，水上就传来几声清啼。水极慢极浅，露出河床来。对面的灯一照，明暗相间。

南科夜里没有绝对的静，时时有入夜四处走动。入夜灯都开着，想找个私密无人的地方就不是那么容易。大沙河是一处，风雨操场的顶层也算是一处。湖对岸是宿舍，这里平日也无人来。有流星雨的夜里这里倒是适合观星。多穿些，和衣仰卧在地上，等眼睛慢慢适应了黑暗，就能看到满天的星辰。若是有流星拖着尾焰一闪而过，便能激起一片低低的欢呼。

论及熬夜读书学习，南科人可算是个中好手。各层的自习室兴许都有那么一两两位常驻的“大仙”，无论什么时候去都能看到他们在角落里坐着，无论什么时候走他们也都还没离开。若不是为了做实验什么的，熬夜选在自习室感觉最好。房间不会太大，靠墙的地方有插座能充上电，桌子会更宽些。熬夜学习尽量不在寝室开灯打字影响舍友，所以多是在外头念书。从自习室到寝室不过几步路，回去休息也方便。

熬夜通宵确实伤元气，有心的可以煲点东西填肚子。我煮过小土豆，黄澄澄圆滚滚放进锅里，到了后半夜甜香味就散出来了。困了出来吃几个，看白雾慢慢晕开，倒也是一种情趣。

若要去村里寻吃食，夜宵首推砂锅粥，撸串倒是次选。砂锅粥适合两三人同去。点一锅热粥，配着小菜唏哩呼噜喝上几碗。杯碗间学业感情都谈得。塘朗村就像是现代化深圳的边角料，没有盛气逼人的繁荣，更多的是人间烟火。将情感同食物联系在一起时，四处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家乡的影子。

安静和休憩自然是夜的本色，漫步在校园里，会有一种“这些时间是偷来的”的感觉。日间笑闹的人纷杂的事在夜里都暂歇了。长夜短暂也漫长。有些时候夜晚的终点是在被窝里，有些被生生拖没了尾巴。你就坐在窗边，看着夜空的颜色从地平线开始慢慢变浅，最终红日如轮跃入空中的景色。

在南科的夜，我寻求的是一种不被打扰的状态。三千亩的校园为想象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光暗交接的地方天然酝酿着故事。不敢妄言此处夜色绝伦，但南科的夜还是满溢着诗性美的气息。

方寸之地

让年轻人去做回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为此我拖延了一个星期，终于给旧手机重新充满了电。

太过痛苦和太过美好的往事，都让人不敢触及。

我不知道在爱丁堡的那个冬天属于哪一种。

我记得我坐在从机场到宿舍的计程车上，那天阳光很好。

我选了一个带伙食的 twins room，室友是个可爱的香港小姐姐。她在港大读生命科学，和我一样是个交换生。我不太认路，从宿舍到餐厅很近，我却花了好久才记住路。餐厅的味道很好，自助餐，分量足就不用说了。土豆，蘑菇，黄豆酱，是我最喜欢的晚餐三样。燕麦，红茶，荷包蛋，是早餐的必备品。

到爱丁堡的第二天我就和 global buddy 们爬了上去。那时候的我还有一个学期的旅程，还有很多很多愿望和希望。我完全没有想到，这座就在我寝室身后的美丽的山坡，我只有机会爬那一次。

原本我是很懒散很无所谓的人，但在南科的一年让我学会了如何 push 自己。来到爱丁堡也一样，我给自己定的最低目标是全 a，高一点的目标是多睡觉。我在我科就是这么过的，没有觉得哪里不妥，这好像就是一个学习向的大学生该有的生活。但不一样。这里不一样。第一个周五晚上，整个宿舍区都是音乐、酒精、笑声和拍手声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里不一样。

比起很理工很学术的我科，爱丁堡是一个太有人文气的地方。它会给你很

多小小的悸动，会让你不安分的心脏噗噗噗地跳，也会给你并不简单的 course work，几十份往年考题，和一个拥挤又庄严的考场。

计算机系的大楼叫 Appleton Tower，是爱丁堡城区里为数不多的高楼之一，说是高楼，其实不到十层。我们都叫它苹果屯，它对我来说真的像是一个堆满了金苹果的仓库一样。这楼里除了上课的阶梯教室，就是自习室、实验室和带着软软的沙发的公共空间。到处的都是连着集群的大屏电脑，任何一个 geek 都会有住在里面的冲动。有个妹子曾经在 course work due 前在苹果屯住了整整三天而没有出过门。如果 due 之后你联系不上某个朋友，多半他是回家睡了个一天一夜。

就这样过去了，四个月的时间太短。我吃遍了学校附近的中日韩餐厅，长胖了几斤。在所有这些 deadline 之中活了下来，那时我很高兴，为活下来而高兴。我的难过在一次又一次被询问去爱丁堡的收获的时候生长。

我太累了，累到连和苹果屯合影道别的力气都没有。在回来的飞机上我哭了好久，我知道这次考试我又会有很好的成绩，但我还是很难受。我没有去过爱丁堡城堡，没有去过海边，没有去看到极光。我从没有这么为没有好好玩乐而难过过，英国太远，远到说走就走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世界这么大，你必定得要放弃些什么。

陆心童和她的同学们▶



那里的土豆太多，土豆里淀粉太多，淀粉像是瞌睡药水一样控制你的身体。刚到那里的一个星期，每天早上我都吃的很撑，戴上耳机听着歌，开着 google map 上学去。每天我都想自己多走一点点，晚一些再看地图。我常常走错，然后 google map 会给我指一条和昨天完全不一样的路。我就更不知道如何走是好了。

我记得有一次 google map 带我走了条山路，对，我们宿舍后面就是座小山。山虽小，名字却不小。亚瑟王座。

爱丁堡大学▶



可能是我太贪心了，我想要的东西太多。启程前国际合作部会叫每个同学都写一份 plan。每个人都写的天花乱坠，不管是学习还是文化什么都往上写，但全部达成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一次我终于知道美本的学长为什么劝我不要出国。学习，睡觉，娱乐，你真的只能有两个。而无论你丢掉哪一个，都有无尽的后悔等着你。如果你想去看那个中古世纪的城市看看，答应我，要坚强一点。

文字：陆心童
(作者系致仁书院 2016 级本科生)

爱丁堡大学夜景▶



坐井观天

文 / 雨山

亲爱的L:

见信安。

这一天晚上没什么事情，又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思考些没意义的东西。手边有一本《百年孤独》，读了好几十遍，一本书破破烂烂的。反省自己读书的经历，突然反刍出一点意味来。同你分享一下。

我很喜欢马尔克斯的作品，这你知道的。但说实话，南海的版本翻的不很妥帖。有时我会觉得一些词用的不够恰当，以至于读着读着，就能找到前后文矛盾的地方。如果能换一个更好的词，那就通顺了。读舶来的书，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放在结构上面，《百年孤独》的倒叙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例子。当然其他的书也很有特点。比如萨拉马戈的大长句，钱德勒在交代背景时的克制和行文中的缜密……外国文学的语言环境更稳定，在时间的打磨下，结构上整体来说较国内作家的作品显得更加优秀。

文字的运用要看近现代大家，非大家不读。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萧红写煎鸡蛋，拟声词用的是“哇啦”而非一般我们写食材入油锅的用的“刺啦”。鸡蛋浆是液体，倒到锅里面去和热油接触的声音，和其他东西是不一样的。像这样很细节的东西，要读本土的大家才体味得出来。文字的东西，有时候些许差异给人整体的感觉会差很多的。

我训练自己一句话内节奏的调度，是以前读诗读出来的。古体读意境，现代读节奏。现代诗淡化了韵律中韵的重要性，但是律就被体现出来了，变得更加多样性。记得之前给你抄的，海子写在《日记》里的前四句：

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
姐姐，今夜我只有戈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
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

如果你试着读一读，你会发现这四句是读不快的。诗歌大

家善于通过语言组织来调动读者的节奏。诗歌，不用刻意去想如何用停顿来带人感情，汉字排列的顺序本身就能营造出抑扬顿挫的感觉。这是很漂亮的做法。

至于行文节奏，我推荐多看些电影，甚至是剧本之类的材料。北岛写《波动》，节奏感非常好。虽然当时他还年轻，在故事意蕴上面处理的比较庸常，但是《波动》的节奏进行得非常好。多视角并进，切换的非常巧妙。既不会因为人称切换而让人觉得故事松散，也兼顾了个人形象和社会背景的多角度描写，紧张有序。他在《断章》中提到了修改《波动》的过程中参考剧本对他的创作所起的作用：“在桌上摊开稿纸，我翻开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这本小书借来多日，爱不释手，对我的修改极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对话，那是小说中最难的部分。”

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Before Sunrise)、《爱在日落黄昏时》(Before Sunset)、《爱在午夜降临前》(Before Midnight) 三部曲对语言的运用真的是出神入化。全篇没有什么动作戏份，就凭借着两个人之间的对话搭构起一个非常可观的故事。我在日落黄昏上面花的功夫比较多。影片的结构是一开始以签售会的问答勾住第一部遗留的线索——当然我也很希望在多年之后我们也能再某个书店相遇，或是你坐在桌旁读到我写的书……这也算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然后二人相遇，从书店到咖啡厅到塞纳河再到车的后座，最后到女主的公寓。

《爱在日落黄昏时》里面运用了大段的对话，镜头有时会跟这两个人往前走，有时也会在两个人之间切换，基本是中近景。两个人对话的连贯流畅，使得影片不需要刻意推动时间轴前进。这样的处理让这部电影获得了与现实几乎对等的时间流速。你看着屏幕，就会觉得这是两个人真就在对话。台词里面大量充斥了不太有意义的东西，这种无意义的话对于表达内容是无效的，但在节奏上极其重要。大家都有聊天的经历，面对面交流成本比打字写信低得多，面谈的内容难免就会出现很多

“边缘化”的东西。和菜头写过一个段子，讲一个男孩子安慰刚刚丧失至亲的女生，“他指着面前的柿子树说：这柿子甜吗？她不知道为什么，就顺着这个话题开了口。于是，两个人讨论了半个小时的柿子，一直讨论到明天春天是否应该修枝嫁接一类的事情。”用烟火气轻轻巧巧地把死生之重拨开了，非常暖心。如果说是书面体，画风肯定完全不同，一定没有这种零碎的。给的安慰可能是知心温暖也可能是语重深长，但主题就是节哀顺变，边缘的东西就不存在了。我不晓得之前我写的信对你有帮助，那也是客观条件有了限制，我已经很尽力地用贴近口语的风格去表达了。在文章中体现出对话的节奏，适当加入一些与主题结合的不太密切的言语，把对话想表达的意义稀释一下，让行文速度与现实相合。你也就别嫌我唠叨了。

最后我还是想谈谈我的灵感。高三的时候化学老师说过一句很知心的话。那天我们班组织分析卷子，抽前几名到教学楼了602去找老师面谈。走进教室，几个老师都在那里，我坐在中间的椅子上。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劝我多看看题。语文老师是

班主任，该聊的平时就能聊，当下也没啥话好讲。轮到化学老师了，她开口：“你也很乖的，我也没啥好说的。你是不是也写了一本书，我就觉得你很开朗，看到你你都是笑嘻嘻的。我们班有个女生也会写文章，平时都是一个人，很安静的。老师知道的，文章这种东西心情很好是写不出来。我跟你说……”

就是这样啊，心情很好是写不出来的。有时候保持敏感去看周围人事的同时也会接收很多负面的情绪。因为你的缘故，我的高二其实过得很糟糕，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可能一辈子只会被缪斯爱一次，我可能也只能爱你一回。这篇粗鄙的见解是我喝了场大酒，熬了一个通宵写的。灵感来了我就勇敢地提笔，时间是要用力才能沉淀出意义的。

顺颂

春禧

雨山

2018.3



漫画二则

图 \ 程蕴玉



A W J T C Q R I
 C H E Y U I M S
 D B F L V D H V
 T S J G C W F P
 S T U D I O A N
 X O Y J L C M G
 N K Q P B S Z E

南方科技大学学生新闻社
 Hey Studio 视频工作室

欢迎来到创意车间
 在光影流水线上
 我们一起倾力打造梦工厂

HEY STUDIO



《南科新知》由学生新闻社主办，定位于做一本面向校内同学的、有新观点、新内容、有趣有料更有情怀的校园刊物。社稷经纶地，风云际会期，这是安放思想的方寸天地。我们关注生机勃勃的校园生活，亦对当下时事热点指点江山；我们以更深刻的形式解读名家盛事，亦与你诗书中畅聊一卷，电影中漫谈一帧；南科视界，镜头下别样的风光与你共享；话题思考，围炉夜话和你共叙。这里是《南科新知》，酒已温好，我们等你的故事。📖

投稿邮箱: vos@sustc.edu.cn

學生新聞社

南科新知，知新南科
南科大学生新闻社出品



南科新知